

# 自我呈現與他人形塑

## ——湯貽汾《吟釵圖》詩卷題詠析論\*

卓清芬

### 提 要

清代詩畫家湯貽汾(1778—1853)為記憶親情、感念母德,繪製《吟釵圖》,錄母親楊氏(1752—1812)《斷釵吟》七絕二首於其上,遍徵題詠。是時和詩與題畫者甚衆,為道光、咸豐之間的一大盛事,後輯成《斷釵吟》四卷出版。

本文從楊氏《斷釵吟》口占二首與湯貽汾之和詩談起,說明《斷釵吟》徵詩活動與《吟釵圖》的產生,並整理《斷釵吟》的題詠社群。題詠者多從湯貽汾的人際關係延伸而來,而閨秀的家族題詠亦為一大特色。從楊氏《斷釵吟》的自述,可以了解清代女性的自我觀看和自我呈現的側重點,另由他人題詠作品的切入角度,可以觀察題詠者對《吟釵圖》的觀看視角和性別形塑。

《吟釵圖》的詩卷題詠,不僅肯定了女性“才”、“德”並立的典範意義,也彰顯了忠義節孝的價值觀,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關鍵詞：**湯貽汾 吟釵圖 斷釵吟 清代女性 他人形塑

---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自我觀看與他人形塑——清代女性畫像題詠探析”(101-2410-H-008-057- )、“自我觀看與他人形塑——清代女性畫像題詠探析(二)”(102-2410-H-008-070- )研究成果之一,承蒙兩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一併致謝。

## 一 前 言

從晚明以迄清代，文人肖像寫真風氣頗為盛行。<sup>1</sup> 透過畫像的題詠，將原屬於個人生命印記的畫像，拓展為文人交遊傳情、表達志趣、廣結人緣、擴展聲譽的媒介。<sup>2</sup> 清代詩畫家湯貽汾(1778—1853)為記憶親情、感念母德，繪製《吟釵圖》，錄母親楊氏(1752—1812)《斷釵吟》七絕二首於其上，遍徵題詠。是時和詩與題畫者甚眾，為道光、咸豐之間的一大盛事。陳康祺(1840—1890)《郎潛紀聞》云：“道、咸二朝名人集中，為斷釵吟圖題識者，余所見不下五、六十家。圖蓋湯貞愍公為其母楊夫人作也。”<sup>3</sup> 事實上，題詠者不僅僅有五、六十家，且多至數百人，而閨秀題詠者就有近七十人之多。<sup>4</sup> 其後由湯貽汾的幕僚張澹、湯貽汾的長子湯綬名(1802—1846)將題詠和作的詩詞輯為《斷釵吟》四卷，分為兩冊，上海圖書館和北京國家圖書館俱有藏本。

目前學界對《斷釵吟》和《吟釵圖》題詠研究並不多見。何湘《“閨閣載賢亦矜慧”——談清代群芳題詠〈斷釵圖〉之本事、內容與意義》，<sup>5</sup> 文中《吟釵圖》俱作《斷釵圖》，可能受到《斷釵吟》的影響，誤寫此圖名稱。作者應未見到《吟釵圖》之畫蹟，文中所謂“《斷釵圖》構型簡單，僅有一名普通老婦加兩首斷釵吟詩”，<sup>6</sup> 並不正確。此圖並非個人畫像，而是以景物為主，左方屋內二人有二人對坐，顯係湯貽汾及其母楊氏，人物偏小，並非肖像畫。(見下圖)文中介紹湯貽汾《吟釵圖》的由來，並略述江南閨秀題詠的情況，篇幅不長，僅有兩頁。

1 有關明清的文人畫像題詠情形，可參看毛文芳：《導論編：圖成行樂》，見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頁3—96。

2 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8年1月)，頁43。

3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682—683。

4 彭國忠：《多重張力下的母愛合奏——論嘉道時期大型徵詩題詩集〈斷釵吟〉》：“先後題詩者475家(少數重複)，……產生詩歌728首，詩餘33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頁80。

5 何湘：《“閨閣載賢亦矜慧”——談清代群芳題詠〈斷釵圖〉之本事、內容與意義》，《作家雜誌》第20期(2013年10月)，頁135—136。

6 何湘：《“閨閣載賢亦矜慧”——談清代群芳題詠〈斷釵圖〉之本事、內容與意義》，《作家雜誌》第20期(2013年10月)，頁135。

孫雨晨、羅時進《〈四壬子圖〉與清代詩人圖像題詠現象》，僅有一段提到《吟釵圖》，認為清人徵求題詠疊和的畫像有一類是“表現倫理道德，傳達孝悌情感的作品”，<sup>7</sup>以湯貽汾《吟釵圖》為例，略述此圖由來和閨秀題詠的盛況。

何湘《題圖文學中的“三稜鏡”——以〈斷釵圖〉及其題詠為例》，<sup>8</sup>先述及此圖緣起，其次分析題詠內容與特點，最後以吟釵圖題詠的文學史意義作結。有若干觀點可供參考，但因篇幅有限，許多議題可待更進一步的開展。

彭國忠《多重張力下的母愛合奏——論嘉道時期大型徵詩題詩集〈斷釵吟〉》<sup>9</sup>，認為《斷釵吟》歌頌母愛的主題是在“詩才與節德的對立與彌合”、“故物存在時間的有限與情思的無限”、“共同主題下的男女異詠”等方面彙集著對立而又相互聯繫的力量和意義，體現著巨大的詩歌張力，是多重張力構成的母愛合奏。

這個時間幅度長達二十年、空間分布跨越大江南北，集體書寫的《斷釵吟》詩卷題詠，所揭示的研究意義如下：其一，楊氏《斷釵吟》七絕二首，乃楊氏抒發自己半生經歷之感懷，通過第一人稱的自述，顯示清代女性的自我觀看和自我呈現的側重點。其二，由和作和題詠作品的切入角度，可以觀察題詠者對象主的認知和形塑，而題詠者的性別也潛藏著不同的觀看角度。畫像題辭的自我呈現與他人形塑，顯示了觀看的多重層次。其三，《吟釵圖》乃先有楊氏之詩，後有湯貽汾所繪之圖，雖與先有圖後有題辭的一般作法不同，但《吟釵圖》題詠仍顯示了女性自我認知/他人觀看、自我形塑/他人形塑的意義與價值，可再作更進一步的探究。筆者擬從《吟釵圖》的題詠書寫，觀察清代女性的自我呈現的心理層面、他人形塑的形象意義，以及在這個各自詮釋、互相補充的公共集體對話空間之中所呈現出來的社會文化意涵。

7 孫雨晨、羅時進：《〈四壬子圖〉與清代詩人圖像題詠現象》，《蘇州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頁151。

8 何湘：《題圖文學中的“三稜鏡”——以〈斷釵圖〉及其題詠為例》，《貴陽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頁51—54。

9 彭國忠：《多重張力下的母愛合奏——論嘉道時期大型徵詩題詩集〈斷釵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頁80—88。

## 二 楊氏《斷釵吟》口占二首與湯貽汾之和詩

湯貽汾(1778—1853),生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於咸豐三年(1853)。字若儀,一字雨生,號粥翁,又號琴隱道人。江蘇武進人。襲雲騎尉職,官至浙江樂清協副將。擢溫州鎮副總兵,因病不赴,退居江寧。太平軍克城,赴水死,諡貞愍。善詩文,通音律,工書畫,尤精於山水,亦能花卉松柏。著有《畫筌析覽》、《琴隱園詩集》、《琴隱園詞集》,曾寫《劍人緣傳奇》、《逍遙巾雜劇》與《梯仙閣三種》,但只餘《逍遙巾雜劇》傳世。<sup>10</sup> 妻董琬貞(1776—1849)工山水、花卉,子綬名、楸名、祿名,女嘉名皆有畫名。湯貽汾祖父湯大奎(1728—1786),字緯堂,於臺灣鳳山知縣任上殉難,世稱為忠義公。父親湯荀業(1754—1786),字楚儒,又字與竹,為監生,世稱為孝義公。<sup>11</sup>

湯貽汾母親楊氏,生於乾隆十七年(1752),卒於嘉慶十七年(1812),年六十一。<sup>12</sup> 江蘇武進人,雲南武定直隸州知州楊奎之女,監生湯荀業之妻。<sup>13</sup> 楊氏“未笄即不喜效時世妝,讀書善悟,出言必中”。<sup>14</sup> 乾隆四十年(1775)楊氏二十四歲,湯荀業入贅昆明,逾年偕歸。湯荀業久困場屋,楊氏慰藉之暇,唱酬為娛。後湯荀業跟隨父親鳳山知縣湯大奎前往鳳山就任,楊氏留在福州侍奉婆婆,綜理內外,親課長子湯貽汾讀書,母兼師教,賢名在外。<sup>15</sup> 乾隆五十一年(1786)天

10 湯貽汾:《逍遙巾雜劇》,民國二十五年襄社借盧冀野先生藏本印刊,臺灣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有藏本。見戲曲研究室“崑曲古籍資料庫”,網址:<http://140.115.103.241/web/Book/uptBook.aspx?p0=2784&print=1>。

11 參看湯貽汾:《琴隱園詩集》前之作者簡介,《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6冊,頁182;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1968年),頁11。

12 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正月二十五日輒起痰喘,延三日而續屬。是為嘉慶壬申正月二十八日辰時,距生乾隆壬申四月初六日戌時,年六十有一。”張澹編:《斷釵吟》卷首,清道光間刻本,頁6下。

13 黃秩模編、付瓊校補:《國朝閩秀詩柳絮集校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818。

14 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1上。

15 事詳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1下—2上。

地會林爽文舉兵反清，湯大奎“朝服坐廳事，手劍擊賊，賊刃交下，猶瞋目詈不止。時長子苟業侍，以身蔽翼其父，不去，遂同遇害”。<sup>16</sup> 時楊氏年三十五，湯貽汾九歲，弟貽浚四歲。林爽文事件中鳳山倉庫被焚，總督疑知縣帳目不清，湯家家產遭查抄籍沒。楊氏隻身前往福建撫衙鳴冤，在巡撫徐嗣曾的協助下得回部分家產，並獲得雲騎尉世職和撫恤。<sup>17</sup> 楊氏喪夫後屏棄筆墨，焚棄舊稿，一肩負起孝養婆婆、撫養丈夫幼弟的責任，鬻女紅課子撫孤成人。湯貽汾十八歲蔭襲雲騎尉，後歷任安徽、鳳陽、潛山、廬州、江南等營都司守備等職，楊氏俱隨同赴任。<sup>18</sup>

嘉慶九年(1804)長至前二日，湯貽汾奉母住揚州瓊花觀，越日晨起，楊氏口示斷釵二絕，並謂貽汾：“吾幼從汝外王父宦於滇，十四歲外王父偶以玉釵賜之，南北遷徙，歷今三十九年，雙鬢蕭然，惟釵無恙。昨夜就枕，轉側之頃，乃戛然以斷，蓋不禁其感於中而形諸聲也。”<sup>19</sup> 楊氏從十四歲起就一直佩戴著父親所贈的玉釵，三十九年來南北遷徙，玉釵始終無恙。是夜枕上輾轉，玉釵竟戛然而斷，楊氏為此口占七絕兩首。湯貽汾“伏念先君子殉難海外，母輟吟已十八年，今茲之作，良有莫喻之悲，不自己而發諸詠嘆者，特釵之足重輕也耶？因謹錄以識並恭次元韻云”。<sup>20</sup> 楊氏自三十五歲喪夫至五十三歲釵斷瓊花觀，已停筆十八載，此次情感激盪，形諸詠嘆，湯貽汾特別將其錄存於詩集之中。

楊氏二首七絕如下：

美便無瑕斷亦休，曉奩宵枕夢悠悠。於今別有思親淚，記與釵時新上頭。  
鏡非臺已悟空門，贈嫁釵簪半不存。三十九年千萬路，鬢絲絲斷玉還溫。

16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清道光十年刻本，卷四十，頁376—377。

17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未幾，奉旨給還財產，所沒家物，十不存一二。緯堂公居官清廉，至是家人竟無完褐。徐撫令黃某厚賻之……都撫歷舉緯堂公廉謹以聞，遂得恤。”頁17。

18 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2下—8下。

19 湯貽汾：《斷釵吟二首恭次太宜人韻并記》，湯貽汾：《琴隱園詩集》，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卷三。《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6冊，頁206。

20 湯貽汾：《斷釵吟二首恭次太宜人韻并記》，湯貽汾：《琴隱園詩集》，頁206。

楊氏二詩皆由思親而發。丈夫與公公殉難之後，楊氏對外周旋索債之人，對內奉養婆婆，以女紅營生，撫孤成人。<sup>21</sup> 幾度逢凶遇難，命懸一綫。<sup>22</sup> 湯貽汾任官後，楊氏隨子遊宦各地，將近四十年不離身的玉簪忽然斷折，撫今追昔，不覺淚下。此釵為年少時父親所贈，半生輾轉，當初贈嫁之物多已不存，此釵成為與娘家父母親情唯一的聯繫。而今釵斷，似乎連最後一絲牽繫也被迫中斷。然釵可斷，玉猶溫，“溫”字乃是楊氏對於父母恩情的感懷和眷戀。二詩從“記與釵時新上頭”的豆蔻年華，到“三十九年千萬路”的歷盡滄桑磨難，再至“鏡非臺已悟空門”以奉佛禮梵維持內心的平靜，<sup>23</sup> 短短數語勾勒出楊氏身兼女兒/妻子/媳婦/母親多重身分的生命軌跡。

湯貽汾次韻二首如下：

瑤琴擲碎硯焚休，精衛難填此恨悠。今日新吟動悽愴，玉釵無恙語從頭。  
夢隔梅花小院門，賣珠侍婢亦無存。難忘兄妹寒窗夜，釵股挑藥鴨鼎溫。  
(末句自注：“母舅有寒窗課子圖，梅花院即課讀處也”。)

第一首絕句寫楊氏《斷釵吟》的由來。湯貽汾形容母親“生平寡所嗜好，遇佳山水輒流連。工琴，喜為詩”，“府君困棘闈，再薦不售，太宜人慰藉之暇，輒倡酬為娛。尚論史事，每以遠大相勗，閨門之中，若師友焉”，“遭難即屏棄筆墨，且悉焚所存稿”。<sup>24</sup> “瑤琴擲碎硯焚休，精衛難填此恨悠”寫父親逝世後母親停筆焚稿，以示全節。“今日新吟動悽愴，玉釵無恙語從頭”，在輟筆十八年後，因斷

21 黃冕：《恭讀湯母楊太夫人事略謹題》：“到家無寸椽，衣兒無尺縷。盈門坐索逋，逞忿恣饕餮。西風十指僵，針黹夜不輟。全家性命依，賴此營舖啜。師脯必從豐，姑羹必從潔。可憐一己飢，枯腸鳴日晷。辛苦十餘秋，長男光闕闕。”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1下。

22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乾隆五十三年）六月蛟發，平地水湧，頃刻丈餘……楊太夫人箕坐於几，浮水中曰：今更得吾死所矣”、“家僅有田三十畝，而索逋盈門，殆無虛日。有某使其婦攜婢媪數輩來寢食，索子母數倍。楊太夫人請割田以償，勿許；以死哀之，亦勿許。詎益厲，王太夫人不安於居，楊太夫人窮蹙，遽夜起，自經於床棟，行將絕矣。彼婦故與同寢，覺而解之，悔甚，自請受田以歸。其他債家亦咸願得田焚券矣。”頁19、20。

23 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晚年奉佛，晨起即禮梵，嘗曰藉以習靜耳。”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6下。

24 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6下。

釵而引發思親之情，特將玉釵的來歷告訴兒子，並口占二首示之。

第二首絕句寫母親課讀之勤。因經濟拮据，母親變賣首飾，寒夜於梅花院中以釵挑燈課讀陪伴。吳德旋(1767—1840)《初月樓聞見錄》描述楊氏教導湯貽汾的情形：“方貽汾年十三歲時，學書，就母評點畫；學為詩，亦就母訓聲律”。<sup>25</sup> 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有詳細的記載：“太宜人綜理內外，悉如在外王父家。課不孝貽汾讀書至十一歲，未嘗名他師。貽汾故鈍，讀《禹貢》及易爻多舛誤。太宜人手執女紅，耳聽背誦，不展卷而知之。既以婦兼子職，又以母兼師教，故閩之士大夫，無不知太宜人之賢也。”<sup>26</sup> 楊氏之兄、湯貽汾之舅為楊氏繪製《寒窗課子圖》，高晉錫《敬題湯節母楊太夫人寒窗課子圖》：“可憐隔宿無儲糧，十指供餐寒欲折。停針側耳聽琅琅，疑義從頭為陳說。孟曰取義孔成仁，熟讀方成忠孝節。”<sup>27</sup> 便是讚揚楊氏婦兼子職、母兼師教之賢德。

作為《斷釵吟》第一位次韻者，湯貽汾補充了母親碎琴焚稿之“節”、寒窗課子之“賢”的形象，也開啓了和詩的方向。

### 三 《斷釵吟》徵詩活動與《吟釵圖》的產生

嘉慶十六年(1811)，楊氏年六十，就養於湯貽汾廣東興寧營都司署。趙翼(1727—1814)、劉印全、趙懷玉(1747—1823)等人有《徵詩啓》，詳述楊氏在湯家兩代於鳳山殉難後，為遭籍沒之家產與官府周旋，獨撐大局，孝養高堂，資給稚叔，守節撫孤等事蹟，文末說明徵詩之主旨：“(楊太夫人)自涉風波，悉滌鉛綺。日者角枕鏘然，玉簪中斷。根觸空閨，不留長物。率成短章，式訓二子。豈曇華之乍現，類寡絲之獨彈。或泣或歌，不減少原之慟；一字一淚，依然摩笄之傷。舊承戛玉和章，業已編珠成卷，伏願鴻都學士，側此血誠；虎觀耆英，錄其苦

25 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1下—2上。

26 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2上。

27 高晉錫：《敬題湯節母楊太夫人寒窗課子圖》，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2上。

志。錫之嘉什，隨彤管而勒貞珉；侑舉瑤觴，譜笙詩而貽來業。幸甚。”<sup>28</sup>乃為楊氏《斷釵吟》七絕二首徵集和作之活動。

惲珠(1771—1833)、妙蓮保輯《國朝閨秀正始續集》於楊氏條下云：“貽汾，字雨生。秉慈訓，工詩善畫，有儒將風，曾繪《吟釵圖》以誌慕”，<sup>29</sup>沈善寶(1808—1862)《名媛詩話》援錄前文之後提到了徵詩之舉：“副將秉慈訓，工詩善畫，有儒將風。曾繪《吟釵圖》，徵詩志慕”，<sup>30</sup>惲珠、妙蓮保《國朝閨秀正始續集》和沈善寶《名媛詩話》並未說明《吟釵圖》於何時所繪？嘉慶十六年的徵詩活動，是否就是《吟釵圖》的徵詩題詠？筆者查考湯貽汾幕僚張澹所編纂的《斷釵吟》，從序文和題跋中可知，嘉慶十六年(1811)的徵詩活動乃因楊太夫人六十壽慶而起，僅有詩卷，尙未有圖。當時湯貽汾的同僚和粵中名士咸以詩文為壽，<sup>31</sup>得五百餘首。<sup>32</sup>是年湯貽汾將母親所保存的父親湯荀業殘稿輯為《與竹居棄稿》一卷，附楊氏口占絕句二首，<sup>33</sup>附於祖父湯大奎《炙硯瑣談》之後，<sup>34</sup>有序

28 趙翼、劉印全等：《徵詩啓》，題下有小字注：“時嘉慶辛未，太夫人年六十，就養廣東興寧營都司署”。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2下—3上。

29 惲珠、妙蓮保輯：《國朝閨秀正始續集》，清道光十六年(1836)紅香館刻本，《補遺》一卷，頁37上。

30 沈善寶撰，虞蓉校點，王英志校訂：《名媛詩話》，收於王英志主編：《清代閨秀詩話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卷八，頁488。筆者按：惲珠、妙蓮保輯《國朝閨秀正始續集》刊刻於道光十六年(1836)，王力堅：《清代才媛沈善寶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云：“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沈善寶假閨秀詩文各集並諸閨友投贈之作開始編撰《名媛詩話》。”據此可推知《名媛詩話》對楊氏的敘述，乃從《國朝閨秀正始續集》而來。

31 湯貽汾：《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去年夏，值太宜人六十初度，粵之同僚及諸名士咸以詩文為壽。”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8上。

32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四月六日太夫人六十生辰，粵之同僚及諸名士與興寧士紳咸以詩文為壽，得五百餘首，太夫人大概覽之。”頁52。

33 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楊氏)既寡，亦不復作，併將舊所為詩悉焚棄之，其後因所戴玉釵中斷，口占絕句二首，貽汾聞而潛錄之。今付梓《與竹居棄稿》後。與竹，荀業別字也。……(貽汾)一日偶請於母曰：‘父在，學何書？乃不得覩一字，詩亦豈未嘗為耶？’節婦嗚咽流涕，出小笥中殘稿數帙，謂曰：‘此即而父手澤，幸而父少時所棄，吾彙之而僅存耳，餘皆亡於兵燹矣。’貽汾涕泣受殘稿，什襲藏之，後乃梓之。”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1下—2上。筆者按：湯荀業《與竹居棄稿》一卷，收詩約五十首，上海圖書館藏有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

34 湯貽汾搜尋祖父湯大奎著作多年未果，嘉慶十一年(1806)丙寅，湯貽汾獲湯大奎友人趙懷玉贈以湯大奎《炙硯瑣談》書板五十三塊，得以重新梓行。見湯貽汾《〈炙硯瑣談〉記》，湯大奎《炙硯瑣談》，乾隆五十七年(1792)武進趙氏亦有生齋刻本，頁1下—2上。

文記之。<sup>35</sup>

嘉慶十七年(1812)楊氏病逝,湯貽汾本以為母親自《斷釵吟》後復有他作,<sup>36</sup>後既絕望,“則母氏寸楮,若璠璣焉。爰繪吟釵之圖,博徵海內和章,積成巨帙,而太夫人二章之詩,九州傳誦矣”。<sup>37</sup>《吟釵圖》乃湯貽汾於楊太夫人逝世後所補繪,張澹云:“壬申太夫人棄養於嶺南齊昌官舍。越七年,官塞上,始以和作補圖裝卷云云。”<sup>38</sup>呂子班於《斷釵吟》和詩中自注:“太夫人棄養後,雨生繪圖並錄原作徵和。”<sup>39</sup>經查《湯貞愍公年譜》,並未提及此圖的繪製時間。從張澹“越七年,官塞上,始以和作補圖裝卷”之語,可以推知《吟釵圖》應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以後湯貽汾到山西靈邱、大同、代州赴任後所繪。<sup>40</sup>

筆者從《毗陵湯氏書畫集》找到《吟釵圖》手卷畫蹟,<sup>41</sup>手卷右上方題有“吟釵圖”三字,當是描繪揚州瓊花觀之景色。圖正中央及左下方分置兩大塊奇石,將圖分隔成左右兩個部分。右方曲岸流水,竹叢掩映於後;左方兩樹蔽蔭一屋,屋中兩人對坐,畫中人應為湯貽汾及母親楊氏,母親正為其講述斷釵之由來。

《吟釵圖》並非以人物為主的肖像畫,而是湯貽汾所擅長的山水畫。<sup>42</sup>湯貽汾的書畫技法均由楊氏親授,<sup>43</sup>繪畫以寫生為主,多以自然為師,追求元人簡

35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嘉慶十六年)公序刻與竹公《與竹居棄稿》,附緯堂公《炙硯瑣談》後及自題《劍人緣傳奇》,均在是年。”頁53—54。

36 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節婦既口占斷釵詩,知貽汾之潛錄之也。因謂貽汾曰:‘此不足存,異日吾將更有作以授汝。’然終亦不復他有所作云。”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2上。

37 陳方海:《〈斷釵吟〉序》,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1上。

38 張澹:《〈斷釵吟〉識》,張澹編:《斷釵吟》卷一,頁1下。

39 呂子班:《和詩》,張澹編:《斷釵吟》卷一,頁32下。

40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嘉慶二十三年)靈邱在萬山之中,有黍無稻……其間至大同、太原、代州等處。”頁69。

41 湯雨生等:《毗陵湯氏書畫集》(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頁21。

42 蔣寶齡:《墨林今話》謂湯貽汾“山水尤骨韻蒼渾,筆墨靈秀,深得元人瀟灑之致。”盛叔清輯:《清代畫史增編》,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78冊,卷二十,頁407。

43 呂子班:《和詩》“筆法猶傳釵股存”句下自注:“雨生書畫法均太夫人親授”。張澹編:《斷釵吟》卷一,頁32下。



(《吟釵圖》手卷。引自湯雨生等：《毗陵湯氏書畫集》)

淡、曠遠、高逸的境界。<sup>44</sup> 湯貽汾於嘉慶十九年(1814)作《畫筌析覽》，<sup>45</sup> 爲其深造有得之言：“寫樹必宜顧石，寫石仍當應樹，果能兩不相失，各得其宜”，“園林之屋幽敞，旅舍之屋駢闐。……山水樹石而外，凡物皆點綴也。是山水樹石其主，而點綴其餘也。然一圖有一圖之名，一幅有一幅之主，使名在人則人外非主，主在屋則屋外皆餘，故有時以山水樹石爲餘，而以點綴爲主者，此點綴之不可不講也”。<sup>46</sup> 觀其《吟釵圖》，其名在人，其主在屋，以點綴爲主，而屋外之山水樹石皆餘。畫中園林之屋幽敞，樹石相依，相互映帶，可謂其繪畫理論的具體實踐。

《吟釵圖》既成，至道光十二年(1832)，海內題詠者已多至數百家，積成五卷。湯貽汾的幕僚張澹建議刊刻成書：<sup>47</sup>“澹讀卷中和作多至數百人，竊歎至性爲文，不可磨滅。作者初不過偶有感觸，發爲心聲，而一時知言之士，激揚忠

44 劉聰泉：《丹青寫意水繪園》，見2014年1月20日“南通書畫網”網頁。網址：<http://www.ntshys.com/show.aspx?vid=0&page=9&id=3390&cid=9>。

45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嘉慶十九年)昔筮江上(重光)曾著《畫筌》一書，公爲便於後學，離合全書，釐分十一章……名之曰《畫筌析覽》，序而刻之。”頁58。筆者按：筮重光(1623—1692)康熙七年(1668)著有《畫筌》，約四千言，談論山水畫理和技巧。湯貽汾將全書整理刪汰，釐爲十一章，加上一己的心得，遂成《畫筌析覽》，《續修四庫全書》第108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4—17。

46 湯貽汾：《畫筌析覽》，卷上，頁7下、頁9上—10下。《續修四庫全書》第1083冊，頁6、7—8。

47 張潤《和詩》詩末自注：“家兄春水時客雨生都督幕府，寄詩索和。”湯綬名編：《斷釵吟》卷一之二，頁2上。

孝，流布海內，可謂盛矣。因請於先生曰：‘以人傳詩，其傳必永。但卷軸既繁，宦轍無定，倘久而遺佚，寧不負諸詩人揚清芬發潛德之志意？棄為家珍，何如壽諸梨棗乎？’先生頷之。澹自維龔陋，不敢臆存軒輊，乃一遵卷中次第，錄付剞劂。不次韻及閨秀則分之，詩餘附焉，仍為五卷，<sup>48</sup>以太夫人詩列諸首，先生和作繼之，澹亦幸得附名簡末云。”<sup>49</sup>張澹識語寫於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後因湯貽汾匆匆去官，未及付梓。道光十六年（1836）湯貽汾長子湯綬名（1802—1846）將新增的和詩依卷次補入，分為“次韻”、“古體”、“今體”、“詩餘”四卷，閨秀之作分別附在各卷之後，別為卷幾之二，<sup>50</sup>以是後人提到《斷釵吟》，有作四卷者，<sup>51</sup>有作八卷者，<sup>52</sup>實則二者內容並無差異。

目前可見的《斷釵吟》，為道光年間刻本，共兩冊。陳方海序文署於道光二十年（1840）孟冬之月，出版應在此年或此年之後。卷首依次為《武進縣志列女傳（楊氏）》、《完顏程夫人孟梅國朝閨秀正始續集（楊氏）》、《吳仲倫德旋初月樓聞見錄（武進湯節婦楊氏）》、《誥封宜人先妣楊太宜人事略（湯貽汾撰）》、《誥贈夫人湯母楊太夫人傳》、《題辭》、《贈言》、《徵詩啓》、《（陳方海撰）斷釵吟序》、《（高錫蕃撰）讀斷釵詩序》、《（吳德旋撰）吟釵圖序》，卷一為“原作、次韻”、卷一之二為“閨秀次韻”，卷二為“古體”、卷二之二為“閨秀古體”，卷三為“近體”、卷三之二為“閨秀近體”，卷四為“詩餘”、卷四之二為“閨秀詩餘”。卷一為張澹所編，有“吳江張澹編”之字樣和張澹識語，卷二至卷四為湯綬名增補編纂，每卷皆有“孫男綬名壽民編”之字樣，卷二開頭有湯綬名識語。第四卷卷末有多篇《楊太夫人斷釵詩書後》，分別為吳謹、汪玠、陳瑛、潘諳所撰。

48 筆者按：此處的五卷，應是指初編時張澹將《斷釵吟》分為“次韻”、“古體”、“近體”、“詩餘”、“閨秀”五卷，其後湯綬名將“閨秀”各體別立出來，附在各卷之後，才形成目前所見的四卷本。觀《斷釵吟》卷一之二、卷二之二、卷三之二、卷四之二，每卷下均有“孫男綬名壽民編”之字樣，可以推知《斷釵吟》由五卷改為四卷的過程。

49 張澹：《〈斷釵吟〉識》，張澹編：《斷釵吟》卷一，頁1下—2上。

50 湯綬名：《〈斷釵吟〉識》，張澹編：《斷釵吟》卷二，頁1上。

51 如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張澹編：《斷釵吟》，即標注為四卷。

52 陳方海：《〈斷釵吟〉序》，張澹編：《斷釵吟》卷首，頁1上。

## 四 《斷釵吟》的題詠社群

湯貽汾爲人彬彬有文，<sup>53</sup>詩、詞、曲、書、畫皆工，“平生足跡半天下，所交皆一時名士”，<sup>54</sup>嘗入東軒吟社，風流文采，傾動一時。<sup>55</sup>《斷釵吟》的題詠社群主要是從湯貽汾的交遊延伸而來，因其居江南最久，與江浙一帶的文人往來最爲頻繁，題詠者也以江南人士居多。因《斷釵吟》題詠時間長達二十年，數百位題詠者在收錄詩詞之前但存籍貫姓名字號而已，大半題詠者的生平事蹟史傳未載，與湯貽汾的交往也無可考。筆者據陳韜《湯貞愍公年譜》所記湯貽汾的生平行誼和《琴隱園詩集》、《琴隱園詞集》所記的事蹟，將可以查考與湯貽汾往來的題詠者的傳記資料分別列出，依照年譜所記和詩集詞集所示與湯貽汾交往的時間先後爲次，並將題詠者身分略作分類。因所參考的清代傳記資料來源較爲龐雜，不一一作注，僅大致勾勒其人生平事蹟。其中“湯貽汾的詩友、畫友”與“官員”身分頗多重疊者，因清代官員幾乎人人能詩，亦多兼擅書畫，著作頗豐，甚至在天文曆算方面頗有造詣，歸類上確有困難。茲將湯貽汾因宦跡所至而結識的朝中官員置於“官員”一類，將有明確詩畫往來記載的題詠者置於“詩友、畫友”一類。《斷釵吟》題詠者的身分可略作分類如下：

### (一) 湯貽汾祖父湯大奎友人

內閣中書趙懷玉(1747—1823)，字億孫，號味辛，江蘇武進人。著有詩文集《亦有生齋集》，爲湯大奎之摯友。於湯貽汾入京時以同鄉先輩的身分多所資助提攜，與趙翼等人共同列名在楊太夫人六十壽慶的徵詩啓上。

趙懷玉的同宗前輩內閣中書趙翼(1727—1814)，字雲崧，號甌北，江蘇陽

53 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118冊，卷四，頁676。

54 蔣寶齡：《墨林今話》，見盛叔清輯：《清代畫史增編》，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8冊，卷二十，頁407。

55 徐世昌著，傅卜棠編校：《晚晴簃詩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卷140，頁1017。

湖人。著有《廿二史劄記》。與趙懷玉之父交好，後來與趙懷玉也成爲忘年之交，贈趙懷玉《送億孫入都補中書》之四有“鄉國稀同調，惟君結契深”之語。<sup>56</sup>趙翼友人董潮(1729—1764)孫女，即湯貽汾之妻董琬貞。嘉慶十四年(1809)湯貽汾赴粵前，八十三歲的趙翼以詩贈行。<sup>57</sup>《趙翼詩編年全集》未收《斷釵吟》和詩二首，乃應楊太夫人六十壽慶的徵詩活動而作。

## (二) 湯貽汾詩友、畫友

吳嵩梁(1766—1834)，字蘭雪，江西東鄉人。工詩，擅畫蘭，著有《香蘇山館古體詩鈔》、《香蘇山館今體詩鈔》、《香蘇山館文集》等。嘉慶十三年(1808)，吳嵩梁與友人題詠湯貽汾所作《秋江罷釣圖》(《年譜》頁44)。吳嵩梁從琉球使者處得到一匹質輕如絹的琉球蕉布，爲其姬人綠春(岳筠，字綠春)製帳，次年十月湯貽汾赴粵前應綠春之請在帳上畫梅，特地多留一日，攜酒與友人同醉吳嵩梁之聽香館(《年譜》頁47—48)。<sup>58</sup>

周儀暉(1777—1839)，字伯恬，江蘇陽湖人。嘉慶九年(1804)舉人，官宣城訓導、山陽知縣、鳳翔知縣。工詩文，著有《芙椒山館詩集》、《芙椒山館駢文》。湯貽汾赴粵前有詞《金縷曲·中秋踏月偕周伯恬孝廉》。<sup>59</sup>

儀克中(1796—1837)，字協一，號墨農，又號姑射山樵，山西太平人。工詩，善山水畫，著有《劍光樓集》。《湯貞愍公年譜》云：“公在羊城數年，多文字交”(《年譜》頁64)，儀克中便是其一。

張維屏(1780—1859)，字子樹，號南山，又號松心子，廣東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進士，任江西南康府知府。張維屏曾與林則徐、黃爵滋、龔

56 趙翼撰，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冊三，卷三十五，頁1073。

57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嘉慶十四年)將家赴粵，峻欽及婦暫留里門，時趙甌北先生翼年八十三矣，以詩贈行。”頁48。爲免繁冗，以下引文凡出自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者，在引文後以括號標明《年譜》頁碼，不一一作註。

58 吳嵩梁：《悼春雜詩》之五詩末自注：“琉球蕉布，質輕如絹，爲姬製帳。甫成，湯雨生騎尉將之粵，爲留一日，畫梅而去。”吳嵩梁：《香蘇山館今體詩鈔》卷七，頁12上。《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2冊，頁394。

59 湯貽汾：《琴隱園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6冊，頁456。

自珍等在北京結宣南詩社,著有《張南山全集》。湯貽汾與張維屏常有詩詞往來,有《百字令·題張南山孝廉海天霞唱圖兼書其詞集》、<sup>60</sup>《金明池·海珠得月臺銷夏,偕李鳳岡太守、謝理圃庶常、葉雲谷農部、張南山孝廉、李芸甫水部》。<sup>61</sup>

吳振棫(1792—1870),字仲雲,浙江錢塘人。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道光二年,任雲南大理知府,歷山東登州、沂州、濟南,安徽鳳陽知府、貴州按察使、山西、四川布政使等職。湯貽汾有詞《賀新涼·題吳仲雲振棫雲礪壯遊圖》。<sup>62</sup>

楊道生,字仁甫,號幹村,浙江德清人。書法出入於晉唐之間。道光六年(1826)湯貽汾任浙江衢州左營游擊,曾為楊幹村(道生)題《結廬見山圖》、為王芑泉(恩注)題其尊人錦汀先生(佩蘭)傳硯圖(《年譜》頁84)。

道光七年(1827)湯貽汾權湖州協鎮,在湖州與奚虛白(疑)、端木鶴田(國瑚)、戴銅士(銘金)諸先生往來最密,曾與諸人集奚疑之榆蔭樓賦詩題畫。此年湯貽汾過胡春如(元熙)之詩味齋,題汪秋坪(世雋)《茅廬夜讀圖》等(《年譜》頁85—87)。

奚疑(1771—1854),字子復,一字虛白,別號榆樓,浙江歸安人。善詩詞,精筆札,有《榆樓詩稿》。

端木國瑚(1773—1837),字子彝,一字井伯,號鶴田,又號太鶴山人,浙江青田人。祖籍江蘇溧水。曾任歸安縣儒學教諭。工詩,有《太鶴山人集》。

戴銘金,初名如琦,字師韓,號銅士,浙江德清人。妻徐氏,亦能詩。生三子,皆早卒。家本小康,中年漸落,晚與孀媳、孤孫相依益困,賦絕命詞四章,自經死。有《妙吉祥庵詩集》、《妙吉祥庵詞集》、《妙吉祥庵駢體》。

胡春如,道光辛巳(1821)舉人,曾任杭州知府。

汪世雋,浙江錢塘人。著有《憑隱詩餘》。

道光十一年(1831),湯貽汾在杭州,截竹製為詩筒,虛白(奚疑)、銅士(戴

60 湯貽汾:《琴隱園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6冊,頁459。

61 湯貽汾:《琴隱園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6冊,頁462。

62 湯貽汾:《琴隱園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6冊,頁459。

銘金)、二鈕(福厚、福疇)各題詞其上,環而刻之(《年譜》頁92)。

鈕福疇(1801—1856),字敘倫,號西農,浙江烏程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貢,次年朝考一等第四名,歷任安徽舒城縣知縣、直隸州知州。喜古文、詩、篆刻,著有《亦有秋齋詩鈔》。

鈕福厚(1803—1858),字廣中,號羹梅,浙江烏程人,鈕福疇之弟。道光十七年(1837)第四名優貢,歷任刑部福建司主事、一等記名御史、中憲大夫等職。

張澹,字耕雲,號春水。貢生。工詩善畫,兼精刻印。嗜畫入骨,得錢志偉指授,所作山水古峭幽逸。後入湯貽汾幕,詩畫進而益上。晚年往來吳淞間,藉硯田以自給。著有《風雨茅堂稿》。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張澹任湯貽汾幕僚,建議湯貽汾將《斷釵吟》付梓,其識語記載了《斷釵吟》的編纂過程,為《斷釵吟》卷一的編纂者。

周濟(1781—1839),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庵,江蘇荆溪人。嘉慶十年(1805)進士,官至淮安府學教授。周濟推衍張惠言詞學,為常州派重要的詞論家。著有《味隹齋詞》、《止庵詞》各一卷,《詞辨》十卷、《介存齋論詞雜著》一卷,輯有《宋四家詞選》等。道光十二年(1832),湯貽汾擢樂清副將,引疾乞休,由杭歸里。赴金陵周濟春水園,有歸隱之意,兩人結兄弟交,作《雙筇圖》(《年譜》頁93)。

道光十三年(1833),湯貽汾邀瞿秩山(曾輯)、王竹嶼(鳳生)等友人集於嘉會堂(《年譜》頁94)。

瞿曾輯,字秩山,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進士,官四川鹽茶道,工山水。

王鳳生(1776—1834),字竹嶼,安徽婺源人。曾任浙江通判,署嘉興知府,後擢河南歸德知府。有兩女能詩,王瑤芬有《寫韻樓詩鈔》,王玉芬有《江聲帆影閣詩稿》。道光十四年(1834),湯貽汾有《題江聲帆影閣詩卷》之作(《年譜》頁97)。

袁起,字竹畦,浙江錢塘人。袁枚之孫。自幼承繼家法,隨父袁煥習畫,尤擅山水小景。道光十七年(1837),湯貽汾與袁起等幾位友人集會於博山園,湯

貽汾與黃均、顧蕙生、袁起合作圖(《年譜》頁101)。

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六日,陳鑾與包慎伯、齊梅麓(彥槐)等人各攜宋元人書畫集於湯貽汾之琴隱園,並偕遊各蘭若。九日兩江總督陶澍與陳鑾復邀包、齊等人登翠微亭,飲於江光一綫閣,十二日又招集博山園,會者九人(《年譜》頁100)。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晚號倦翁,安徽涇縣人。嘉慶十三年(1808)中舉,多次考進士不中。曾任陶澍、裕謙、楊芳幕客。著有《藝舟雙楫》、《管情三義》、《齊民四術》等。

齊彥槐(1774—1841),字蔭山,號梅麓,安徽婺源人。嘉慶十三年(1808)舉人第二名,次年中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授江蘇常州府金匱縣知縣。道光年間署蘇州府督糧同知,從優議敘候選知府。道光十年(1830)製作“自動渾儀”、“中星儀”,又建雙面日晷。能詩,尤擅駢體律賦,著有《梅麓詩文集》二十六卷,《海運南漕叢議》一卷、《北極星緯度分表》四卷,及《天球淺說》、《中星儀說》各一卷、《書畫錄》、《松雪齋墨刻》等。

陶澍(1779—1839),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1802)進士。道光元年(1821),四川總督蔣攸銛奏稱陶澍治行爲四川第一,擢山西按察使,又調福建按察使,擢安徽布政使,累官至兩江總督兼江蘇巡撫、兩淮鹽政。謚文毅,追封太子太保。著有《蜀輜日記》、《印心石屋詩文集》、《秦義》、《陶淵明集輯注》等。

鄧顯鶴(1777—1851),字子立,一字湘臯,晚號南村老人,湖南新化人。晚官寧鄉訓導,尋乞病歸。工詩、古文辭,著有《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劄記》二卷等。道光十八年(1838),湯貽汾爲鄧湘臯(顯鶴)題《松園聽雨》、《松園雅集》、《南村耦耕》三圖(《年譜》頁102)。

韓崇(1783—1860),字符芝、元之,一字履卿,江蘇元和人。韓是升幼子,韓封之弟,性嗜金石,耽吟詠,工書。編著有《錄德錄》、《江左石刻文編》、《江右石刻文編》、《書畫題跋》、《寶鐵齋書錄》等。道光十八年(1838),湯貽汾爲韓履卿(崇)題《白雲無盡圖》(《年譜》頁102)。

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湯貽汾與蔡友石、汪鄴樓、浦情田、馮晉魚諸先生作消寒第四會,集琴隱園,登凌雲閣(《年譜》頁103)。

蔡世松(?—1843),字伯喬,號友石,又號聽濤、壽公,江蘇上元人。嘉慶十六年(1811)進士,曾任安徽廬鳳道、安徽按察使、順天府府尹。工書法,曾刊《墨緣堂法帖》。

汪度,字鄴樓,江蘇上元人。諸生,工楷法。

浦承恩,號情田,江蘇無錫人。著有《三君遺稿》三卷。

馮啓綦,號晉魚,廣東鶴山人。道光進士,官刑部主事。工詩,善畫山水,著有《小弁山堂詩草》二卷。

嚴保庸(1796—1854),字伯常,號問樵,江蘇丹徒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解元,道光九年(1829)進士,入翰林、改官山東棲霞知縣。工詩、古文辭,擅書法、繪畫,尤工蘭竹及寫意花卉。著有《嚴問樵雜著》、戲曲《孟蘭夢》等。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湯貽汾招嚴保庸等友人集憑虛閣,詩畫紀事(《年譜》頁104)。

龔自珍(1792—1841),字璣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道光二十年(1840),龔自珍遊南京,訪湯貽汾於琴隱園居所,<sup>63</sup>應邀作《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並為《斷釵吟》卷子題《水龍吟》。此詞原有小序:“常州湯太夫人斷釵吟卷子,哲嗣雨生總戎乞題”。<sup>64</sup>

魏謙升(1797—1861),字雨人,號滋伯,晚號無無居士。浙江仁和人。九歲能文,尤工書法。以著述自娛,垂五十年。著有《翠浮閣詞》一卷、《續稿》二卷及《三味齋稿》。道光二十年(1840),湯貽汾為魏謙升題《浮翠閣圖》(《年譜》頁106)。

范仕義(1785—1865),字質為,號廉泉。雲南保山人。范仕義為范仲淹之後裔,嘉慶十九年(1814)二甲進士。自道光十一年(1831)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間,五任如皋知縣,頗多善政。江蘇巡撫林則徐、兩江總督陶澍曾聯名

63 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507。

64 楊柏嶺:《龔自珍詞箋說》(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頁486。

奏請道光帝褒獎之。范仕義工詩詞，喜金石書畫，與湯貽汾志趣相投，常有詩畫往來。范仕義心慕蘭亭韻事，不只一次邀請文人墨客修禊於冒襄水繪園。<sup>65</sup>道光二十一年(1841)湯貽汾應范仕義之請繪製《水繪園補禊圖》(見下圖)(《年譜》頁108)，范仕義《廉泉詩鈔》、湯貽汾《琴隱園詩集》均有詩記之。四年後范仕義將圖與題詩裝成錦軸，後跋題詩者計四十餘人。<sup>66</sup>



(湯貽汾《水繪園補禊圖》，引自劉聰泉：《丹青寫意水繪園》，見2014年1月20日“南通書畫網”網頁，網址：<http://www.ntshys.com/show.aspx?vid=0&page=9&id=3390&cid=9>。)

吳春煊，字東生，浙江錢塘人。著有《蘭漪草堂劫餘詩草》一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湯貽汾為其題《秋山採藥圖》(《年譜》頁111)。

沈兆澐(1783—1876)，字雲巢，號拙安、瑩川，天津人。工書法，著有《蓬窗錄》。嘉慶二十二年(1817)丁丑科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浙江布政使。卒諡文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湯貽汾為其題《觀弈圖》(《年譜》頁111)。

張履(1792—1851)，原名生洲，字淵甫，江蘇震澤人。嘉慶二十一年(1816)舉人。久試不中，留京多年，後官句容縣訓導。善古文辭，為詩有深趣，著有《積石文稿》十八卷、《積石詩存》四卷、《南池唱和詩》一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湯貽汾為其題《卻掃讀書圖》、《停琴佇友圖》、《春郊放牧圖》、《山居種樹圖》(《年譜》頁120)。

65 劉聰泉：《丹青寫意水繪園》，見2014年1月20日“南通書畫網”網頁。網址：<http://www.ntshys.com/show.aspx?vid=0&page=9&id=3390&cid=9>。

66 劉聰泉：《丹青寫意水繪園》，見2014年1月20日“南通書畫網”網頁。網址：<http://www.ntshys.com/show.aspx?vid=0&page=9&id=3390&cid=9>。

魏源(1794—1857),原名遠達,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漢士,號良圖。湖南邵陽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以知州分發江蘇,贊權興化。官至高郵州知州。晚年隱居杭州,潛心佛法,法名承貫。後病逝於杭州。魏源著有《海國圖志》一百卷,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另有《聖武記》、《書古微》、《詩古微》、《元史新編》、《古微堂詩文集》等,輯《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湯貽汾與魏源等人雅聚寓齋。(《年譜》頁120)。

### (三) 官員

蔣攸銛(1766—1830),字穎芳,號礪堂,遼東襄平人,隸漢軍鑲紅旗。嘉慶二十二年(1817)調任四川總督,道光年間先後出任刑部尚書、直隸總督、軍機大臣、兩江總督等職。蔣攸銛對湯貽汾頗為器重。<sup>67</sup>

張敦仁(1754—1834),字仲篙,一字古餘,號古愚,山西陽城人。嘉慶年間歷官松江、蘇州、江寧知府,調江西吉安知府,雲南鹽驛道、揚州知府等。著有《輯古算經細草》、《求一算術》、《資治通鑒補正略》、《禮記補注考異》等,為清代著名的數學家 and 文獻學家。《湯貞愍公年譜》載,嘉慶二十年(1815)湯貽汾“抵九江,吉安郡守張古餘(敦仁)先生鼓棹來迎。德化令以夫馬不繼,請留兩日,乃徧游匡廬,信宿報國、碧雲二寺”(《年譜》頁59),道光十二年(1832)湯貽汾引疾歸,次年起與張敦仁交往益密(《年譜》頁94)。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臺,謚文達,江蘇儀徵人。編纂《皇清經解》、《十三經注疏》等,創編清史《儒林傳》、《文苑傳》及《疇人傳》等,為清代著名的經學家。曾主浙江學政、歷任浙江巡撫、江西巡撫、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湯貞愍公年譜》載,嘉慶二十年(1815)湯貽汾在江西赴友人宴,江西巡撫阮元在座,贈所著各種書。因湯貽汾在江南以能緝捕著稱,阮元囑其攜眼綫到粵緝訪(《年譜》頁61),多所獎掖。

韓封(?—1834),字桂舫,號旭亭,江蘇元和人,曾任廣東巡撫。湯貽汾在粵期間,“桂舫中丞與賓谷方伯最為宏獎”(《年譜》頁65)。

67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總督百齡、蔣攸銛二公及松文清公(松筠)先後器公。”頁57。

王志灑(1765—?),字幼海,陝西華州人,曾任山西陽曲知縣、山西絳州、直隸州知州、大同知府,著有《澹粹軒詩草》、《澹粹續草》等。嘉慶二十三年(1818),湯貽汾至山西,“獲交陽曲宰王幼海大令(志灑)及其兄千波徵君(志湑)”(《年譜》頁69),其後與兄弟二人皆有往來,頗有文酒之樂。有詞《念奴嬌·宋芝山廣文訪王千波徵君、幼海明府于華下故居爲作陶園話舊圖,徵君兄弟屬題于并門,以予與芝山亦有一日之雅也》、<sup>68</sup>《謝池春·王千波、幼海兄弟嘗隨其尊人刺絳,今幼海仍牧是州。自唐樊宗師有〈絳守居園池記〉,茲署遂成名勝。千波兄弟因作絳守居園池再賦聯床之圖囑余題之》。<sup>69</sup>

道光十一年(1831)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湯貽汾與學使何文安(凌漢)、藩司陳芝楣(鑾)、臬司桂杏農(菴)等人同遊西湖,讌集坡公祠下,用坡公臘月遊孤山韻賦詩,湯貽汾補圖(《年譜》頁91—92)。

何凌漢(1772—1840),字仙槎,又字雲門,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一年(1832)出任浙江學政,官至戶部尚書,謚文安。著有《雲映山房文集》。

陳鑾(1786—1839),字仲和,亦字玉生、芝楣,湖北江夏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曾任松江知府、廣東鹽運使、浙江按察使、江蘇布政使、江西巡撫、兩江總督等職,著有《耕心書屋詩文集》、《楚名臣言行錄》等。

覺羅桂菴,字杏農,嘉慶十三年(1808)恩科進士。

趙盛奎,字菊言,直隸深州人。嘉慶六年(1801)拔貢,參與編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道光年兼任刑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後爲《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的總纂官。道光十四年(1834)趙盛奎由江南返京,湯貽汾作《石城送別圖》並題詩於其上(《年譜》頁97)。

唐鑑(1778—1861),字鏡海,湖南善化人。唐仲冕之子,曾國藩之師,爲清末義理學派代表人物。歷任檢討、御史、府、道、臬、藩等地方官,道光二十年

68 湯貽汾:《琴隱園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6冊,頁463—464。

69 湯貽汾:《琴隱園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6冊,頁465。

(1840)召授太常寺卿。道光十五年(1835),湯貽汾有為唐確慎公(鑑)題《岱麓耕雲圖》(《年譜》頁98)。

林則徐(1785—1850),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埃村老人、埃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櫟社散人,福建侯官人。曾任湖廣總督、陝甘總督、雲貴總督,兩次受命欽差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湯貽汾為署兩江總督林則徐題其父暘谷先生(賓日)《飼鶴圖》、遺照等詩(《年譜》頁99)。次年,林則徐改任兩湖總督,湯貽汾為題《後樂亭圖》(《年譜》頁100)。

麟慶(1791—1846),完顏氏,字伯餘,又字振祥,號見亭、佛寮,室名凝香室、蓉湖草堂、瑯環妙境、流波華館等。泰安知府完顏廷璐和憚珠(1711—1833)之子。歷任安徽徽州知府、河南開歸陳許道、河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湖北巡撫,道光年間任江南河道總督。麟慶生平涉歷之事,各為記,記必有圖,為《鴻雪因緣圖記》,又有《黃運河口古今圖說》、《河工器具圖說》、《凝香室集》等。道光十八年(1838),湯貽汾為江南河道總督麟慶題《太常仙蝶圖》和放鼉、放牛二圖(《年譜》頁101)。

成世瑄(1790—1842),字師薛,號琨圃,亦號蘭生,貴州石阡人。嘉慶二十二年(1817)丁丑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江寧布政使。著有《西湖鑿影圖題詠》。道光二十年(1840),湯貽汾為江寧布政使成世瑄題《瞻園侍養圖》(《年譜》頁106)。

#### (四) 湯貽汾親族

湯成烈(1805—1880),字果卿,晚號確園,江蘇武進人。道光十一年(1831)舉人,歷任浙江武康、永嘉知縣,玉環、仁和同知。著有《古藤書屋文甲集》十卷、《古藤書屋文乙集》六卷、《詩集》六卷、《清淮詞》二卷等。湯成烈為湯雄業之孫,湯貽汾之族姪。同治年間編纂《湯氏家乘》、輯《庚申忠義錄》五卷,光緒年間總纂《光緒武進陽湖縣志》。道光二十年(1840),湯貽汾送族子果卿(成烈)之中州(《年譜》頁106)。

曹秉仁,字愷堂,江蘇陽湖人。曾任寧波知府,纂修《寧波府志》。曹秉仁為湯貽汾之姪婿,湯貽汾《琴隱園詩集》有署“咸豐九年己未秋七月姪婿曹秉仁

愷堂甫謹跋”之跋文。<sup>70</sup>道光二十年(1840),湯貽汾爲曹秉仁題《觀海圖》(《年譜》頁106),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鴉片戰爭之故,湯貽汾攜家人避居溧水,曹秉仁亦避居於此,時相往還。(《年譜》頁110)。

張曜孫(1808—1863),字仲遠,又字昇甫,晚號復生,江蘇陽湖人。張惠言之姪,張琦之子。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舉,曾任武昌知縣、漢陽同知等職。精醫術,著有《謹言慎好之居詩》、《產孕集》、《續紅樓夢》未竟稿等。張曜孫之母、張琦之妻湯瑤卿(1763—1831),著有《蓬室偶吟》。湯瑤卿祖父湯大紳,曾任翰林院編修,父親湯修業,字賓鷺,號猿庵,國子監生。湯瑤卿母親爲萬太孺人,<sup>71</sup>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云“瑤卿之母又即作《吟釵圖》之楊太夫人”<sup>72</sup>,其實有誤。從姓名排輩來看,湯瑤卿祖父湯大紳、父親湯修業與湯貽汾祖父湯大奎、父親湯荀業同輩,而湯瑤卿年長湯貽汾十五歲,爲湯貽汾的遠房堂姐。曼素恩(Susan Mann)《張門才女》描寫湯瑤卿稱湯貽汾爲叔叔,<sup>73</sup>亦誤。從湯瑤卿之女張綸英(1798—1868以後)《題從外祖母楊太宜人斷釵圖卷兼呈雨生舅氏》的詩題稱湯貽汾爲舅舅,<sup>74</sup>稱楊太夫人爲從外祖母,亦可證明湯貽汾爲湯瑤卿堂弟的親族關係。道光十八年(1838),湯貽汾爲甥張曜孫作《海客琴尊圖》,兩年後爲其題《比屋聯吟圖》(《年譜》頁102、106)。

張縉英(1792—1863以後),字孟緹,江蘇陽湖人。張琦和湯瑤卿之長女,

70 曹秉仁:《〈琴隱園詩集〉跋》,清·湯貽汾:《琴隱園詩集》卷末,據同治十三年(1874)曹士虎刻本影印,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冊1502,頁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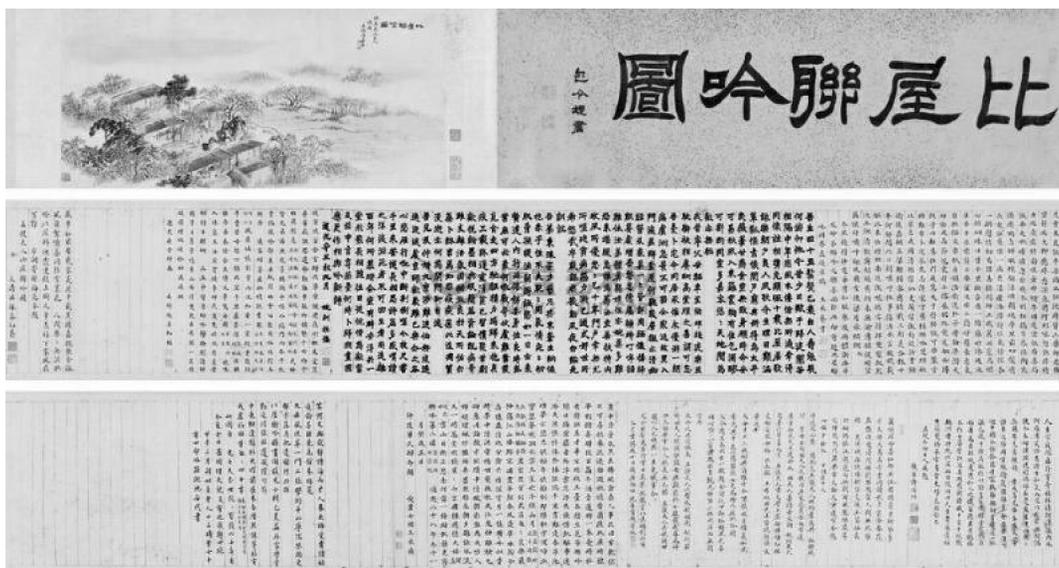
71 張琦:《亡室湯孺人行略》:“孺人姓湯氏,陽湖人。祖大紳,乾隆壬戌進士及第,官翰林院編修。父修業,字賓鷺,號猿菴。國子監生。……母萬太孺人,生三女,孺人其次也。”見清·湯瑤卿:《蓬室偶吟》,清光緒十七年(1891)宛鄰書屋刻本,頁1上。

72 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卷二在《蓬室偶吟》條下“湯瑤卿,江蘇陽湖人,張琦室。”有附註:“士釐曰:‘此即張縉英姊妹四人之母。而瑤卿之母又即作吟釵圖之楊太夫人。’”見《浙江圖書館報》(浙江:省立浙江圖書館,1927年12月編印,1928年2月重印著錄),第二卷。收於《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冊15,頁62,總頁595。

73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羅曉翔譯:《閩秀湯瑤卿(1763—1831)》:“她(瑤卿)堅持讓女兒們接受教育。她請叔叔——畫家湯貽汾——來家中小住,傳授給女兒們一些基本的繪畫技巧。”《張門才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4。

74 張綸英:《綠槐書屋詩稿》,同治七年戊辰(1868)重刊本,卷一,頁4上。

湯貽汾之外甥女，刑部員外郎常熟吳廷鈺（後改名吳贊）室。著有《澹鞠軒集》，編纂《國朝列女詩略》。《湯貞愍公年譜》載，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士朱嶽雲集女甥張孟緹（縉英）《淡菊軒詩集》諸詩。孟緹為翰風先生女，暨妹婉紉（綸英）、若綺（紈英）並弟仲遠同居風雅，故仲遠嘗有《比屋聯吟圖》之作。”（《年譜》頁108—109）。《比屋聯吟圖》乃湯貽汾之女湯嘉名為張曜孫所繪，有題識“仲遠表兄大人雅屬 表妹湯嘉名”，鈐印“嘉”“名”，引首“比屋聯吟圖”，包令媿書，鈐印“包女令媿”。<sup>75</sup>《比屋聯吟圖》畫的是張曜孫、包孟儀（1808—1844）（字令媿，包世臣女甥，幼孤，由包世臣撫養）夫婦與姊姊張綸英（1798—1868 以後，字婉紉，著有《綠槐書屋集》）、孫劼夫婦及張紈英（1800—1868 以後）（字若綺，有《鄰雲友月之居集》、《餐楓館文集》）、王曦夫婦結宅同居唱酬之樂。張琦和湯瑤卿育有四女，張縉英、張紉英、張綸英、張紈英，皆工詩，合稱毗陵四女。張紉英（1795—1824）（字緯青，有《緯青遺稿》，早逝），縉英、綸英、紈英三姊妹皆有《吟釵圖》之題詠。



（湯嘉名繪《比屋聯吟圖》，引自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網站，網址：<http://www.polypm.com.cn/index.php?s=Auction/view/ppcd/art63893988>）

<sup>75</sup> 湯嘉名：《比屋聯吟圖》為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見網站資料。網址：<http://www.polypm.com.cn/index.php?s=Auction/view/ppcd/art63893988>。

陸葆，字少逸，江蘇陽湖人。生平不詳。陸葆之母在五姊妹中排行第五，楊太夫人排行第二，陸葆為湯貽汾之表弟。嘉慶十七年(1812)楊太夫人逝世，靈柩南歸，陸葆因北上而未能致哀。嘉慶二十三年(1818)陸葆之母逝世，嘉慶二十五年(1820)湯貽汾寄示楊太夫人《斷釵吟》，陸葆依原韻和詩二首。(《斷釵吟》卷一，頁15下)

### (五) 閨秀

親族之外的閨秀，與湯貽汾往來的文字紀錄並不多見。大多數是因為夫婿、兄弟或親族與湯貽汾有若干淵源，因而參與《吟釵圖》的題詠。

陳瑛，字式玉，號心壺，浙江歸安人。陳瑛為陳塘之女，汪鈺之妻。汪鈺(1794—1850)字式金，號劍秋，錢塘諸生。陳瑛才華絕世，與汪鈺堪稱佳偶。所住“二如居”，蓋取“如金如玉”之義。著有《二如居詩編》。道光二十四年(1844)，湯貽汾為汪劍秋、陳心壺伉儷題《藝花雙隱圖》(《年譜》頁114)。陳瑛之父陳塘與湯貽汾族兄湯貽勳同宦粵中，時相過從，陳瑛得聞楊太夫人行誼事蹟(《斷釵吟》卷三之二，頁2上)，與夫婿汪鈺皆有《斷釵吟》題詠。陳瑛另撰《楊太夫人斷釵詩書後》，收錄於《斷釵吟》卷末。

席慧文，字怡珊，號印滄，河南澠池人。紹興知府席椿之女，太平同知江蘇吳縣石同福之妻。工繪事，初從其翁石韞玉(1756—1837)受筆法，能作徑尺大字，尤善隸書。有《瑤草珠華閣詩鈔》。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江蘇吳縣人。任翰林院修撰。石韞玉與媳婦席慧文皆有《斷釵吟》題詠。

張潤，號吟雲，江蘇吳江人。張潤之兄張澹為湯貽汾幕僚，也是《斷釵吟》卷一的編纂者。張潤和其兄張澹均有《斷釵吟》題詠。

陸惠，字璞卿，一字又瑩，號甦香、素瓊仙史。江蘇吳江人。工詩畫，著有《甦香畫錄》。同邑張澹喪偶，讀陸惠《繡餘吟》賞其才學，請人媒合。夫婦二人時相唱酬，合著《玉燕巢雙聲合刻》，有小印曰：“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合印”。陸惠《吟釵圖》題詠詩題云：“雨生先生寄示《與竹居棄稿》及《吟釵

圖》題詠索惠繼聲”，<sup>76</sup>以集唐人句七古題詠《吟釵圖》。陸惠之弟陸鑑（字子治）也有《斷釵吟》題詠。

蘇穆，一名姑，字佩囊，江蘇人。宜興周濟側室。著有《貯素樓詞》。蘇穆與夫婿周濟皆有《斷釵吟》題詠，蘇穆賦《瑞鶴仙》詞，周濟有五言古詩。

潘素心（1764—1847 後），字虛白，號若耶女史，浙江山陰人。隨園女弟子，福建學政汪潤之（字雨園）之妻，著有《不櫛吟》、《不櫛吟續刻》。有《斷釵吟》和詩二首。

汪端（1793—1839），字允莊，號小韞。浙江錢塘人。為詩人陳文述（1771—1843）之碧城仙館女弟子，嫁陳文述之子湖北候補同知陳裴之（1794—1826）為妻。著有《自然好學齋集》、編有《明三十家詩選》。陳文述曾為湯貽汾《桃葉渡江圖》題辭，<sup>77</sup>與媳婦汪端皆有《斷釵吟》題詠。

汪菊孫，字靜芳，浙江錢塘人。乾隆甲寅舉人刑部主事汪誠之女，汪遠孫之姊，光祿寺署正金文炳室，著有《停琴佇月軒詞》。汪端為汪菊孫的堂姑，汪菊孫自幼向汪端請業學詩，有《金縷曲》題詠《吟釵圖》詩卷。

梁德繩（1771—1847），字楚生，晚號古春老人，浙江錢塘人。兵部主事許宗彥（1768—1819）室。工詩，能書，善琴，尤長篆刻。著有《古春軒詩鈔》兩卷，後附詞一卷。與夫婿許宗彥續完陳端生《再生緣》彈詞小說。梁德繩為汪端之姨母，汪端自幼喪母，父、兄俱喪後由姨母梁德繩撫養。梁德繩有《斷釵吟》題詠七絕四首。

陳蘊蓮（1799—1869）字慕青，江蘇江陰人，陽湖左晨（1801—1865）室。工花卉、竹石，著有《信芳閣詩草》五卷、《信芳閣詩餘》附。左晨為湖南巡撫、常州詞人左輔（1751—1833）之第五子，與陳蘊蓮有詩唱和。<sup>78</sup>

左白玉（1822—1856），字小蓮，江蘇陽湖人。左白玉為左晨與陳蘊蓮之

76 陸惠：《和詩》。湯綬名編：《斷釵吟》卷二之二，頁2上。

77 見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網站，網址：[http://www.xlysauc.com/auction5\\_det.php?ccid=562&id=72595&n=424](http://www.xlysauc.com/auction5_det.php?ccid=562&id=72595&n=424)。

78 關於陳蘊蓮、左晨生卒年以及夫妻情誼的變化，請參看卓清芬：《從〈信芳閣自題八圖〉題辭和〈信芳閣詩草〉看清代女詩人陳蘊蓮的自我定位》，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第60期，2016年12月），頁43—78。

女,言良鈔室。工詩詞、擅繪畫,著有《餐霞樓軼稿》。<sup>79</sup>左白玉與母親陳蘊蓮、祖父左輔、伯父左易俱有《斷釵吟》題詠。

沈善寶(1808—1862),字湘佩,浙江錢塘人。武凌雲繼室。著有《鴻雪樓詩選初集》、《鴻雪樓詞》、《鴻雪樓外集》及《名媛詩話》等。沈善寶為陳蘊蓮好友,有《斷釵吟》和詩。

吳藻(1799—1862),字蘋香,自號玉岑子,浙江仁和人。好學多才,肆力於詞,又精繪事,曾自繪《飲酒讀騷圖》,又題《飲酒讀騷圖》曲。著有《花簾詞》一卷、《香南雪北詞》一卷、《喬影》、《花簾書屋詩》等。吳藻為沈善寶好友,有《洞仙歌》題詠《吟釵圖》詩卷。

## 五 《吟釵圖》詩卷題詠主題：他人形塑的觀點

《斷釵吟》卷一與卷一之二為“次韻”、“閨秀次韻”,均採步韻楊氏原詩的形式,第一首以“休”、“悠”、“頭”為韻字,第二首以“門”、“存”、“溫”為韻字。有兩首皆題詠斷釵者,亦有依循湯貽汾兩首和詩的主旨,一首詠斷釵,一首詠課子。

卷二與卷二之二為“古體”、“閨秀古體”,有古詩、樂府,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雜言、騷體等不同的形式。卷二多以長篇敘事詩出之,將楊氏的生平行誼與湯家父子為國捐軀的事蹟描述得十分詳盡。

卷三、卷三之二為“近體”、“閨秀近體”,有五、七言絕句和律詩。擺落原詩用韻、形式的限制,揮灑空間較大,有組詩、集句等不同的形式。

卷四、卷四之二為“詩餘”、“閨秀詩餘”,小令、中調、長調皆備,題詠者較詩少。因長調篇幅較長,適合敘事,集中以長調居多,如《瑞鶴仙》、《金縷曲》、《臺城路》、《水龍吟》、《齊天樂》等,均為一百字以上的長調。

由於《斷釵吟》各卷題詠內容頗多重複,本文打破分卷的界限,採取主題歸

79 林玫儀教授考訂了左白玉之生卒年、著作版本,又為之整理刊布《餐霞樓軼稿》。見林玫儀:《左白玉詩詞考校》,《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1卷第2期,2011年6月),頁175—218。

納的方式，觀察題詠者對象主的認知和形塑，以及其中所蘊含的社會文化的價值取向。

### (一) 讚美楊太夫人節孝雙全

列在卷一前段的和詩，為嘉慶十六年(1811)楊太夫人六十壽慶徵詩之和作，次韻楊氏《斷釵吟》二首，<sup>80</sup>除了感歎楊太夫人思親之孝，也稱美楊氏歷盡風霜之後否極泰來的晚景。如畫家張鏐(1706—1782)：

墮地情知便已休，忍將心跡付悠悠。綠窗多少思親淚，挑盡寒缸感白頭。  
否泰須知各有門，此釵雖斷玉猶存。冰霜歷盡春風至，一轉頭來氣便溫。  
(卷一，頁2下)

楊太夫人逝世後，湯貽汾補繪《吟釵圖》以供題詠。時人對楊太夫人的節孝雙全多有頌美。如詩人趙函：

一釵三十九年前，猶記初笄得父憐。鳳叫層臺留碧血，鸞飛遠水上青天。  
悲風橫海刀同折，冷燭秋堂月不圓。珍重簪纓延百世，可知玉碎節彌堅。  
(卷三，頁12下)

閨秀陳湘蘋：

縱有連城十五，漫將聲價同高。貞心自甘玉碎，蓼莪永念劬勞。  
歷盡冰霜卅九，名垂貞孝千秋。閩海滇雲萬里，寸心摧折釵頭。  
(卷三之二，頁4下)

80 《斷釵吟》所收錄的詩詞題詠均無題目，僅有作者籍貫姓名字號，為避免繁冗，以下引文出自《斷釵吟》者，引文後以括號標注卷數頁碼，不一一作注。

楊氏自幼隨父宦滇，婚後侍姑閩海，遭逢喪夫之變故，晚年隨子赴任各處。三十九年行遍萬里，貞心霜節，始終如一。

書畫家伊念曾(1790—1861)：

淑人生長聞詩禮，婦節儒風古無比。曾奉晨昏萬里行，滇池吟遍佳山水。  
文明柔順麗南方，藻藻蘋賓齊季女。親前欣畀手中釵，祁祁僮僮視此矣。  
釵邊彩鳳占雙飛，嫁得夫君奇節士。阿翁作宰鳳山城，意外氛煙逐沙起。  
夫君裂眚翁銜鬚，死節一門名父子。訃聞慘動三山昏，那得從夫返蒿里。  
上有姑兮下有孤，敢不稍緩須臾死。死節不難撫孤難，世賞尤宜延續似。  
貞筠慈柏森干城，巢卵終完賴有此。幾年哲嗣官揚州，輕裘緩帶爛文史。  
教成心膽雄金湯，教成詞賦新壁壘。瓊花觀裏駐板輿，玉釵忽斷淚如泚。  
感今悲昔成兩詩，繪圖和者從此始。(卷二，頁29下—30上)

從楊氏出身詩禮之家寫起，婚後歷經家變，守節撫孤，教子有成，以至釵斷詩成，湯宜汾繪圖徵和，事件始末俱有完整的敘述。以“貞”、“慈”讚美楊太夫人，並以“死節不難撫孤難”、“巢卵終完賴有此”讚賞楊太夫人活著承擔責任較殉夫更具勇氣。

## (二) 稱頌楊太夫人之才

楊氏工琴，喜為詩，與夫婿湯荀業多有唱酬。喪夫之後焚稿停筆，輟吟十八年後始有《斷釵吟》二首。長子湯貽汾的書畫技法皆為楊氏所親授，可見楊氏除琴藝之外，具有詩、書、畫之長才。題詠者稱賞其“才”，如兩廣總督鄧廷楨(1776—1846)：

自是江東詠絮才，蒼茫身世亦堪哀。彩鸞舞鏡華年黯，玉燕銜釵晚歲摧。  
網戶塵空筍柱杳，牙旗風動版輿來。後人辛苦蒐縑素，幸不重泉感劫灰。  
(卷二，頁22下)

江南提標右營千總湯攀龍(?—1837)：

燕飛龍去亦堪休，佳話相傳豈謬悠。惟有孝思拋不得，滇南舊事說從頭。  
左芬才調出名門，祇有新詩兩首存。想見瓊花古祠畔，操觚莊誦色彌溫。  
(卷一，頁 10 上)

署蘇州府督糧同知齊彥槐(1774—1841)：

千秋名在百年休，語到他生更謬悠。鏡破珠沉無限恨，斷腸非爲玉搔頭。  
詠句蘭閨有法門，瑤篇錦字惜無存。老來兩首傷心作，付與佳兒當曲溫。  
(卷一，頁 10 下)

此類題辭尚有臺灣兵備道姚瑩(1785—1853)：“母兮少苦節，有才不自宣。不因寶釵斷，新詩那得傳。”(卷二，頁 40 上)、詩人張崇蘭：“謝庭詠絮好才華，賚予由來示優異”(卷二，頁 45 上)、阮元幕僚、從弟阮亨(1783—1859)：“頌椒詠絮總名門，書法簪花格尚存。不數大家能續史，一家忠孝德顏溫”(卷一，頁 24 下—25 上)等。諸家多以左芬、謝道韞、班昭(曹大家)比擬楊氏，楊氏作品雖僅留存兩首《斷釵吟》，其詩才和書法仍備受讚賞。

### (三) 讚許楊太夫人課子之功

湯貽汾《斷釵吟》次韻二首，第一首寫楊氏《斷釵吟》的由來，第二首寫母親寒夜挑燈課讀之辛勤。有些題詠者依循湯貽汾和詩的主旨，一首詠斷釵，一首詠課子。如同分題《吟釵圖》與《寒窗課子圖》二圖。如吳魯：

卅年手澤一朝休，患難相從道路悠。今日思親淚如雨，瓊花臺畔海西頭。  
節婦支持忠孝門，課兒留得此身存。玉釵斷卻渾閒事，松柏長青冰雪溫。  
(卷一，頁 3 下)

翰林院編修全慶(1802—1882)：

釵存感昔尚難休，釵斷應教恨轉悠。同是思親同是淚，深情更勝落江頭。

從來儒將出名門，海內詩傳姓氏存。想見梅花深院夜，挑檠課讀語還溫。  
(卷一，頁6上—6下)

杭州知府胡元熙：

萬里從行未便休，慈徽遠溯去悠悠。傷心不獨釵分日，恨事難忘到白頭。  
明月瓊花靜閉門，一編課讀夢猶存。緣知母範堪矜式，鳳詔頒來天語溫。  
(卷一，頁19上)

第一首絕句多環繞著楊氏於瓊花觀因釵斷而思親的主題，而第二首絕句則將楊氏的形象刻畫得更為完整，強調守節撫孤之節操，課讀教子之“母教”與“母範”。

兩廣總督盧坤(1772—1835)題辭(節錄)：

忍死撫遺孤，冀綿世澤長。何以課誦讀？何以供糧糧？乃典舊時簪，乃質嫁時裳。為兒延師儒，為兒覓縹緲。學成承蔭襲，百苦此一償。稠疊膺榮封，祿飾彌輝煌。(卷二，頁19下—頁20上)

顧逸題辭(節錄)：

望眼枯時海亦枯，茫茫有涕何從雪。數點梅花一院香，寒窗課子披殘帙。  
丸熊畫荻伴青燈，從此身肩父師職。(卷二，頁25下)

此類題辭尚有詩人吳嵩梁(1766—1834)：“粹質貞心玉不如，斷釵吟就淚霑裾。挑燈卻記梅花下，悽絕寒窗課讀書”(卷三，頁1上)、閩秀袁青《百字令》：“聞說補屋牽蘿，青燈課子，簪笏看重續”(卷四之二，頁1上)、閩秀王瑾：“弔影江天悲別鵠，招魂賦罷夜丸熊。辛勤教育傳忠節，令子爭看擁旄鉞。蘭陵重振舊門楣，此時賢母方怡悅”(卷二之二，頁4下)等。題詠者肯定楊太夫人喪夫之後

一肩承擔父職與師職，在貧困的環境中寒窗課讀。而今教子有成，湯貽汾蔭襲雲騎尉，光耀門楣，楊氏有如唐代柳仲郢之母以熊丸助讀、北宋歐陽脩之母晝荻教子，為賢母的典範。

#### (四) 褒揚湯氏節孝忠貞萃一門

湯貽汾祖父湯大奎與父親湯荀業同時於鳳山殉難，題詠者稱許湯氏父子二代為國捐軀之“忠”、楊氏千里奔赴探望臥病婆婆之“孝”、碎琴焚稿之“貞”、嫠婦撫孤之“節”、湯貽汾刊刻父祖遺稿、手繪《吟釵圖》念母之“孝”。如戴萬年：

手把遺釵痛不休，滇南回首夢悠悠。傷心莫話從前事，寶鈿明璫乍上頭。  
共仰忠貞萃一門，英風烈節萬年存。斷釵擊笏同珍重，一樣長留手澤溫。  
(卷一，頁 28 上)

書法家汪度：

玉碎釵分語不休，天悠悠復夢悠悠。思親雲與望夫石，併作愁心署紙頭。  
孝子忠臣萃一門，更忻節母教常存。瀧岡表外增遺事，寫入丹青淚尚溫。  
(卷一，頁 32 下—33 上)

詩人沈傳桂：

父為忠臣子孝子，鳳山城中同日死。孤兒幸隨孀母生，國殤歸來同哭聲。  
九重恤難有恩例，世賞能延武功繼。傳經晝荻惟母賢，板輿迎養邗江邊。  
鏡雲曉開釵玉折，口誦新詩眼流血。一門甌破仍瓦全，鬢紛餘生飽冰雪。  
蒼菴草枯慈竹凋，蟲沙往劫馳輪輻。摩笄心事柏舟句，待表瀧阡播徽素。  
(卷二，頁 4 下)

《吟釵圖》的產生雖從楊氏《斷釵吟》口占二絕而來，然其“三十九年千萬路”的

辛酸背後，卻與湯氏父子鳳山殉難的父盡忠、子盡孝有密切關聯。因此題詠者除稱賞楊太夫人的節操之外，也讚許湯氏一門視死如歸的忠烈。如龔自珍(1792—1841)《水龍吟》：

虎頭燕領書生，百年家世從頭說。樓船海上，長鯨鬚吼，怪鼉背裂。憤氣成神，大招不返，東瀛蕩圯。便璇閨夜閉，影形相弔，鬢子矮，秋燈碧。  
恰有玉釵一股，四十年、寒光不蝕。微鏗枕上，豈知中有，海天龍血。  
甲子吟釵，壬申以殉，釵飛吟歇。到而今，卷裏釵聲，如變徵，何曾滅。  
(卷四，頁8上)

此詞原有小序：“常州湯太夫人《斷釵吟》卷子，哲嗣雨生總戎乞題”，為道光二十年(1840)所作。龔自珍訪湯貽汾於琴隱園居所，應邀作《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並為《斷釵吟》詩卷題詞。目前通行的《龔自珍全集》中，此詞第二至五句皆作“相逢細把家門說。乾隆丙午，鯨波不靖，鳳山圍急”。下片開頭作“宛宛玉釵一股”，末句為“聽還裂”，<sup>81</sup>與《斷釵吟》所收的版本字句略有不同，可見改動的痕跡。此詞融敘事抒情於一爐，以“虎頭燕領”形容武將湯貽汾相貌威武，於琴隱園中細說家族往事。《斷釵吟》本以對偶句“長鯨鬚吼，怪鼉背裂”虛寫湯大奎父子渡臺遭難之事，《龔自珍全集》本則直接點出“乾隆丙午”的時間，與下闕的“甲子吟釵，壬申以殉”，構成一部家族簡史。接著敘寫家翁與夫婿雙雙罹難後，楊氏守節的孤獨淒清。下片以玉釵承載四十年來的家國滄桑，楊氏於釵斷八年之後，以斷釵殉葬。末尾感歎《斷釵吟》詩卷所收的各家題詠，情感激昂如變徵之聲，可以流傳久遠。

此類題辭尚有大同知縣黎中輔：“傳家世寶在忠節，釵玉無瑕勝冰雪”(卷二，頁2上)、詩人顧翊(1785—1861)：“當年忠孝人爭說，誰道菴旌節更奇”(卷三，頁1下)、楊方訓《齊天樂》：“節盡霜鋒，清標畫荻，忠孝一門俱備”(卷四，頁7上)、閩秀詞人葉俊傑：“一門忠孝荷恩綸，令子承家母德純”(卷三之二，頁9

81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587。

上)、閩秀詩人沈善寶：“忠孝傳家德澤長，金閨節操仰共姜”(卷三之二，頁9上)、湯貽汾幕僚、畫家汪昉：“當有采風之史、勵節之儒，大書特書曰：此湯氏忠臣、孝子、賢婦，萃於一門，古所無，庶幾可以不朽兮，嗚呼！”(卷二，頁3下)等。

#### (五) 稱許湯貽汾的事功和尊親之孝

由於父親湯苟業早逝，《斷釵吟》和《吟釵圖》的題詠絕大部分是自湯貽汾的人際網絡延伸而來，諸家多從《吟釵圖》的繪製主旨稱頌湯貽汾感念母德、顯揚母親令名的至孝和功業。如鄭良弼：

虎氣騰麟閣，龍泉壓皂囊。求忠於孝子，當代識嫫媧。南國徵文獻，西湖擁節旄。思親成永慕，華髮不勝搔。(卷三，頁5下)

屠嗣香：

將軍儒雅最堪欽，不負寒窗畫荻心。從此九泉應慰藉，名流和遍斷釵吟。  
(卷三，頁20下)

詩人陸坊(節錄)：

兒今建牙，嫠女星域。感逾栝棣，撫釵淚滴。釵斷腸斷，遺墨酸辛。孝子之婦，孝子之親。(卷二，頁2上)

書法家魏謙升(節錄)：

我交公瑾忝忘年，不及登堂拜母賢。苦節已成金百鍊，官箴如訓里三遷。緩帶輕裘羊叔子，軍容細柳門如水。聖俞詩句織弓衣，與可襪材殊畫史。儒將徵題血淚揩，燕然銘待勒懸崖。他時繪像麒麟閣，獻頌還書字折釵。  
(卷二，頁13下—14上)

湯貽汾外甥女張綸英《題從外祖母楊太宜人斷釵圖卷兼呈雨生舅氏》(節錄)：

艱難撫藐孤，拮据兼屏營。至今播慈烈，子姓傳儀型。峨峨出名將，奕奕蜚英聲。奇才備文武，重鎮如藩屏。崇祠慰忠孝，榮戟開門庭。以茲揚顯榮，益念劬勞情。(卷二之三，頁9下—10上)

題詠者稱頌湯貽汾感慕母德的孝思，並讚揚其輕裘緩帶、詩畫皆精的儒將形象。《吟釵圖》詩卷的題詠重心已由楊太夫人的節孝，逐漸擴大至湯氏父祖兩代之忠孝，以及讚頌文武雙全、事功赫赫的湯貽汾以圖顯親，傳揚母親賢名的孝心。

## 六 《吟釵圖》詩卷題辭女性觀看的視角

有六十七位閨秀(含乩仙許約翠)題詠楊太夫人《吟釵圖》詩卷，各體皆備。閨秀題詠多為親族群體共同題詠，除湯貽汾的外甥女張門才女縉英、綸英、紉英之外，尚有湯貽汾幕僚張澹之妹張潤和張澹之妻陸惠、左輔的媳婦陳蘊蓮和孫女左白玉、陳文述之媳汪端與汪端姨母梁德繩、汪端姑母汪琴雲與汪氏家族汪菊孫、汪玠、孔子後裔孔昭杰兩位兒媳朱瓊、徐比玉等。

閨秀題辭在上述的共同主題之外，顯示出有別於男性的性別觀看，分析如下：

### (一) 節婦角色的同理心

楊氏《斷釵吟》輟吟十八年後有感而發，傳達了守節撫孤的艱辛。許多女性也因相同的處境觸動了自己的情感。如張潤：

非關摧折恨難休，感逝傷離歲月悠。價值連城何足惜，惜他先澤在釵頭。  
遙知桃李屬公門，寄大雷書遠見存。我對斷釵添一哭，冰霜心死謝春溫。  
(卷一之二，頁2上)

張潤詩末自注：“家兄春水時客雨生都督幕府，寄詩索和。未亡人輟吟已久，讀此倍深悽愴。”張潤與楊氏同具“未亡人”的身分，同樣“輟吟已久”，張潤深刻體會到拘限在旌表節烈婦女的時代社會氛圍裏，<sup>82</sup>失去丈夫的孀婦也同時失去了可被公眾認可的詩詞酬贈的對象。楊氏因“感逝傷離”才有斷釵之吟，在冰霜節操背後的悽愴與辛酸，也惟有同樣處境的女性更能夠感同身受。

## (二) 描述生活細節，展現巧思

《吟釵圖》詩卷題詠原為楊太夫人思親之孝和課子之功而發，女性題詠者較男性題詠者更著重日常生活細節的描述，在題詠的形式或遣詞用字等方面更見巧思。如陸惠以集唐人詩句的形式寫出楊氏在閩獨守空閨的寂寞(節錄)：

面妝首飾雜啼痕(杜甫)，深院無人獨掩門(韋莊)。玉白蘭芳不相顧(溫庭筠)，月明花落又黃昏(杜牧)。折芳遠寄三春草(皇甫冉)，蜀箋寫出篇篇好(白居易)。一道月光橫枕前(元稹)，不知短髮能多少(韓偓)。白水青山空復春(杜甫)，繞欄吟罷淚沾巾(韋莊)。魂魄不曾來入夢(白居易)，古來名將盡為神(劉禹錫)。如何消得淒涼思(李九齡)，一門忠孝垂三世(張嬪)。(卷二之二，頁2上)

陸惠藉唐人詩句描摹生活細節，橫亘枕前的一道月光，繞遍曲欄的吟情愁懷，在在傳達刻骨銘心的相思。

閨秀題詠者情感的表達較男性更為細膩，擅以景物渲染情境。如席琬：

當日思親淚不休，殘釵閃閃漏悠悠。誰知重灑思親淚，一夜青山也白頭。  
何修寄寄託青門，懿範雖遙手澤存。試共魏家遺笏比，生香不斷玉常溫。  
(卷一之二，頁3上)

<sup>82</sup> 清代旌表節烈婦女的數量在道光朝逐漸升高，在咸豐、同治、光緒年間達到巔峰，此與晚清戰亂頻仍有密切關係，守節殉夫的婦女數量多達數十萬人。見段振華：《〈清實錄〉列女旌表概觀》，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6年，頁245—247。

次句“殘釭閃閃漏悠悠”以長夜漫漫，燈焰閃爍之景烘托釵斷思親而無法成眠之情，“一夜青山也白頭”句下自注：“時初得雪”，以雪景雙寫白髮成霜的人物形象。

劉寶琬《倒次元韻》：

七寶粧成初上頭，滇雲在望夢悠悠。釵分玉燕歸何日，話到親恩淚不休。  
展卷慈容玉樣溫，千秋懿範畫圖存。貞魂定化揚州月，夜夜隨潮照海門。  
(卷一之二，頁6上)

劉寶琬和陳瑛、管靜貞等幾位閨秀皆以“倒次元韻”的形式展現創意。結尾兩句“貞魂定化揚州月，夜夜隨潮照海門”長於取喻，想象楊太夫人魂化月光隨潮而來，渲染其懿德壺範無所不在。

### (三) 女性才華的肯定與正當性

楊太夫人工詩，曾與夫婿湯荀業相互唱和，男性題詠者對此未加以著墨，而閨秀張湘筠的七古長篇則著意描寫兩人吟詠唱和的片段(節錄)：

幾年掌上勝明珠，詠絮名高待字初。蘭陵才子如瓊樹，少年學可賦三都。  
同鄉舊好聯姻眷，三生石上牽紅綫。滇南官舍甥館開，燈光掩映如花面。  
畫眉何幸遇仙郎，玉釵恰好助新妝。從此閨中同唱和，花前月下鬪篇章。  
明年夫婿思歸急，膝前拜別牽衣泣。鹿御同扶行路難，夢魂常繞椿萱側。  
勝水名山處處通，新詞日日寄鱗鴻。才子錦心才女筆，江山收拾錦囊中。  
(卷二之二，頁5下)

張湘筠將“才子錦心”與“才女筆”對舉，描述楊氏與夫婿花前月下的唱酬之樂，才子才女的匹配相得益彰。

蔣芸：

想見冰心貯玉壺，兼全才福一時無。斷釵逸事應千古，定有吟魂在此圖。  
吟魂端合去蓬瀛，賸句清妍見性情。惆悵無雙亭畔月，花鈴猶作斷釵聲。  
(卷三之二，頁5下—6上)

“才”與“福”二者難以得兼，楊太夫人多才，以致半生坎坷。蔣芸以“吟魂”、“賸句清妍見性情”肯定楊太夫人的詩人之才，可隨圖卷流傳千古。

汪玠《楊太夫人斷釵吟書後》(節錄)：

太夫人以左芬之才，標懷清之節。笄髮未總，輒喜讀書。芸籤乍陳，能了大義。生平所為詩甚富，自其舅與夫子殉節海外，孤絃莫張，危卵待哺，遂取舊稿盡畀祝融。于是殷淳集中，不登《玉臺》之作；常璩志裏，莫選《柏舟》之篇。夫人之志傷矣，豈期垂暮之年，重抱思親之痛？蒼華既折，瓊性猶溫；膏沐誰容，予髮盡白。長言詠歎，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  
(書後，頁1上—1下)

汪玠以“才”、“節”並稱。楊太夫人遭逢變故之後遂焚棄舊稿，停筆不寫，乃因其“志”傷矣。詩言志，志已傷是以無詩。楊太夫人垂暮之年，因思親之痛遂有斷釵之吟，認為其長言詠歎，皆出於自然。

#### (四) 懿德典範的確立

楊太夫人的節孝事蹟經由《吟釵圖》詩卷的題寫傳頌，具有女性的典範意義。如陳蘊蓮題辭：

手澤摧殘痛未休，摩笄恨與地天悠。沉吟往事重拈韻，血淚分明在筆頭。  
節孝忠貞萃一門，誦詩如見典刑存。頻將畫荻丸熊苦，換取鸞章鳳誥溫。  
(卷一之二，頁6下)

熊象慧《五平五仄五十韻》(節錄)：

焚香披斯圖，再拜動景仰。夫人誠賢媛，閭範與古仿。  
(卷二之二，頁7下)

熊象慧以別出心裁的五平五仄五十韻長詩寫楊太夫人堪為“賢媛”之楷模，推許楊太夫人臨難承擔撫孤養親的重責大任：“何難身偕亡，輾轉事後想。慈姑憑誰扶？弱息更孰仗？含辛聊支持，顧影輒恟忼”，遇官府刁難，楊太夫人挺身而出，與之周旋：“陳情哀軍門，戰慄免法網”。在貧困的生活中以針黹謀生課子：“霜凝朝聞春，露冷夜績紡。齋鹽皆躬操，課讀喜味爽”。楊太夫人肩負媳婦、母親之責，身兼父職、師職，撫孤有成，足堪範式。

陳瑛題辭前序文有云：“雨生先生族兄諱貽勳者，嘗與家君同宦粵中，時相過從。瑛得縷聞太夫人懿範，瓣香私淑，蓋已二十餘年矣。余既題斷釵吟卷，根觸舊懷，再賦二絕”：

久耳聲名在弱齡，末由問字詣芳庭。水萍風絮重逢處，今日圖中識典刑。  
放衙清興愛論文，常過茅堂話夕曛。往事那堪流水逝，粵山何處隔寒雲。  
(卷三之二，頁2上)

陳瑛自少時就常聽聞父親友人轉述楊太夫人軼事，瓣香私淑二十餘年。楊太夫人的懿德壺範，隨《吟釵圖》的流播而更為確立。

有閨秀慕其懿範，在原圖之外，又另繪一圖，形成以圖和圖的佳話。胡敬題辭云：“閨中訪得丹青手，觀寫瓊花拓窗牖。合璧還看記與書，留伴吟釵圖不朽。”(卷二，頁8上)自注：“《吟釵圖》女史汪沅蘭遺珠。筆記則汪夫人孟文玠作，孟文精楷書。”汪遠孫(1789—1835)題辭云：“吾宗名媛譽不虛，一時巧得雙明珠。”(卷二，頁9下)自注：“沅蘭從祖姑補《吟釵圖》，孟文從姊作記”。汪遠孫為汪璐之孫、汪誠之子。錢塘汪氏有振綺堂藏書樓，又因聯姻之故，與陳文述、梁敦書家族形成一個詩人群體。<sup>83</sup>“沅蘭從祖姑”即汪端姑母汪琴雲，字逸

83 徐雁平：《清代世家與文學傳承》(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185。

珠，原名鯨雲，字遺珠，善畫人物，著有《沅蘭閣詩》。<sup>84</sup>汪端為汪瑜之女，汪遠孫之堂姑，故汪遠孫稱汪琴雲為“沅蘭從祖姑”。汪玠，字孟文，為陳文述之女弟子，精楷書。汪玠《楊太夫人斷釵吟書後》云：“雨生先生不忘折蓼之教，莫補季蘭之詩。乃掇拾零章，繪圖徵和。而吾宗沅蘭夫人，點染工妙，翻陳出新。以仲姬之柔毫，寫唐山之佚事，可謂兩美適合，唱于和喁矣。予景行衛漪，蛻筆成豕。謬學邯鄲之步，媿負藝林之名。既錄原詩，附諸圖後，并識其顛末如右。”（書後，頁1下）

除汪琴雲之圖、汪玠之記之外，尚有吳興女史的“第三圖”。周琴題辭云：“弓衣詩句織蠻奴，有子還過梅聖俞。欲報春暉揚苦節，徵題畫到第三圖。”（卷三之二，頁1下）張湘筠題辭云：“兩圖十載徵題遍，賢豪海內多名篇。吳興女史生花筆，第三圖愛煙雲織。”（卷二之二，頁6下—7上）觀其詩意，又以“生花筆”名之，吳興女史的“第三圖”應為點染煙雲的繪畫作品。何湘的兩篇文章中提到吳興女史“用針綫繡出一幅《斷釵圖》”，<sup>85</sup>有誤，可能是將題辭中的“煙雲織”誤以為是刺繡，才有這樣的說法。

閨秀在題詠詩詞之外，以圖、記表示對於楊太夫人的景仰。從“兩圖十載徵題遍”，可知楊太夫人的節孝懿德，已成為被傳頌的典範。

## 七 《吟釵圖》詩卷題詠的社會文化價值取向

道、咸年間數百人題詠《吟釵圖》詩卷，其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價值取向，可歸納如下：

### （一）才德並立的肯定

雖然有部分男性題詠者和女性題詠者讚揚楊太夫人的詩才，但女性的

84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355。

85 何湘《“閨閣載賢亦矜慧”——談清代群芳題詠〈斷釵圖〉之本事、內容與意義》，《作家雜誌》，2013年第10期，頁136。何湘：《題圖文學中的“三稜鏡”——以〈斷釵圖〉及其題詠為例》，《貴陽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頁54。

“才”與“德”之間是否對立,仍是關注的焦點。明末清初有“德貴於才”、“才可妨德”、“才以成德”、“才德相成”、“德本才末”等種種說法,<sup>86</sup>乾、嘉以來,袁枚(1716—1797)、姚鼐(1731—1815)、錢泳(1759—1844)、阮元(1764—1849)、吳德旋(1767—1840)、陳文述(1771—1843)、俞樾(1821—1906)等人皆贊同鼓勵女性創作。<sup>87</sup>

其中袁枚、陳文述更是廣收女弟子,教習詩文,號為“隨園女弟子”、“碧城仙館女弟子”。焦循(1763—1820)、章學誠(1738—1801)反對女性為詩,尤其章學誠對袁枚抨擊最力。攻袁之端,始於嘉慶二年(1797)《丁巳劄記》:“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sup>88</sup>其後以《婦學》、《婦學篇書後》、《詩話》、《書坊記刻詩話後》、《論文辨偽》五篇文章抨擊袁枚,力主女性不可為詩,反對女性不務“學”而以“才”矜飾。當時“才”、“德”之間的矛盾或對立,何紹基(1799—1873)《湯母楊太淑人吟釵圖記》有充分的論述:

湯公楚珍之配楊太淑人,幼學工詩,有才女之名。年三十五,楚珍公殺賊殉父於鳳山縣,太淑人以撫孤不得死,盡焚其前所為詩後不復作,得節婦之義。後十八年,因幼時母氏所賜玉釵,經三十九年而斷,作《斷釵吟》七言絕句二章,摭寫悲痛,益彰其節而不及掩其才,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其子雨生都督以附刻於楚珍公棄稿之後,而別為《吟釵圖》以永其事。士大夫從而詠歌之,而湯母才節之名,益禳於當世。或曰:“婦德尚貞靜,而以能詩名,殆非所宜乎?”余應之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之次為婦言,言者即詩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許叔重曰:‘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從言舍一。’

86 請參看劉詠聰:《中國傳統才德觀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論》,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頁165—251。

87 詳見劉詠聰:《清代前期關於女性應否有“才”之討論》,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頁267。

88 章學誠撰、葉長青注:《文史通義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79。

然則詩言志者，言之初義也。古者婦人不貴有辭，而貴有言，三百篇所錄者多矣。詩者，為儷體，為韻語，旨微詞曲，無炫其樸，為陰教合也。”或又曰：“婦人宜為詩，既聞命矣，則何不多之為貴乎？”應之曰：“衛女之《泉水》，共姜之《柏舟》，許穆夫人賦《載馳》，宋襄公母賦《河廣》，其人能為詩，則豈徒一篇而已。而所錄止是者，錄其志節之所存，餘弗貴也。此古行人採詩之法，聖人刪詩之旨。三百篇中，亦有賢公卿以一人而為數詩者，則必其各詠一事，無重述者，況婦人之詩乎？太淑人之詩，得此二章，使人欽其冰霜之性，瓊琨之采，至足不朽矣。雖使有集不焚，而在采風之時，無逾此二章者，豈得云見少哉。”或又曰：“太淑人既以焚詩不復作詩表其志，何又有此三十六字之吟乎？”噫，是難為淺見者道也。方春蕃萌，百物皆華，事之至常；秋霜既嚴，巖壑并寂，忽有古木孤葩獨榮，不入四時之節，而與元氣為滋蘖，不自知其華也，太夫人斷釵之吟亦如是而已矣。今試讀之，詩耶？淚耶？屬而和者有不愴側於中，如聞寡鶴之祝鳴，哀猿之爭旦者乎？<sup>89</sup>

何紹基文中讚揚楊太夫人撫孤焚稿，“得節婦之義”，又以“或曰”三問：“婦德尚貞靜，而以能詩名，殆非所宜乎？”、“婦人宜為詩，既聞命矣，則何不多之為貴乎？”、“太淑人既以焚詩不復作詩表其志，何又有此三十六字之吟乎？”解釋楊太夫人之詩如詩序所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冰霜志節所在，二章足以不朽，並援引詩經證明女子為詩不必以多為貴。且口占二絕發於至情至性，本屬自然。文中所設三個提問，或以“德”、“才”扞格，或疑其詩何不多作，或質其焚稿後為何復有詩作，在在顯示當時對於女性之“才”、“德”是否衝突對立的疑惑，除何紹基在文中的解釋之外，《吟釵圖》詩卷的男性和女性題詠者也多從“才德並立”、“德以才顯”、“才因德彰”等角度，肯定楊太夫人的詩才和德操。

89 何紹基：《湯母楊太淑人吟釵圖記》，《東洲草堂文鈔》，卷四，頁5—6。《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529冊，頁165—166。

## (二) 孝道的傳承——瓊花觀的空間意義

湯貽汾繪製《吟釵圖》，並非圖繪母親楊氏的肖像，而是以揚州瓊花觀為主要場景，左側屋中兩人並坐，母親正為其講述斷釵的由來。湯貽汾選擇瓊花觀作為《吟釵圖》的重心，應是著眼於孝道傳承的意義。陪伴母親三十九年的玉釵在此處斷折，因為思親之故，使輟吟十八載的楊氏因而口占《斷釵吟》七絕二首。楊太夫人逝世之後，湯貽汾為顯揚母德，親繪《吟釵圖》。《吟釵圖》的命名，則顯示因“釵”斷而“吟”的緣起，是以瓊花觀無形之中承載了雙重的思親意涵，一是楊氏思念雙親，一是湯貽汾思念母親楊太夫人。

瓊花觀具有孝道傳承的空間意義，也為多位題詠者所關注。如羅士琳：“觀隱瓊花畫掩門，思親心跡至今存。好將軼事榮吾里，豈獨遺詩比德溫”（卷一，頁13上）、王志灑：“珍重忠貞慈孝門，零釵斷簡敬收存。雪窗絮語開圖畫，恍見徽柔德意溫”（卷一，頁16上）、戴均元：“瓊花落盡春垂老，薤露歌殘玉尚溫。賴有佳兒傳粉本，不教遺恨泣蘭蓀”（卷三，頁2下）。有多位題詠者更因此觸動了自己的思親之情，潸然淚下。如桂萼：“我亦萱堂抱遺痛，披圖不覺淚盈巾”（卷三，頁3上）、“傷心我亦孤露子，愧公繼述能光前”（卷二，頁38上）、朱浣芳：“披圖讀到情真處，感我思親淚湧流”（卷三之二，頁5上）。可見《吟釵圖》描繪瓊花觀思親的感染力。

## (三) 忠義節孝價值觀的宣揚

湯貽汾祖父湯大奎、父親湯荀業同日殉難鳳山，母親楊氏一肩負起養親撫孤、照顧丈夫幼弟的重責大任，湯氏一門的忠貞節孝，不僅為朝廷所旌表，也成為多位題詠者讚頌的主題。節孝旌表一直是清朝旌表制度中最為核心的內容，也是最為清朝統治者所倚重的部分。<sup>90</sup>《清史稿》載：“凡給世職，陣亡提督，依參贊、都統例，給騎都尉兼一雲騎尉。總兵官依副都統例，給騎都尉。副將以下，把總、經制、外委以上，依參領以下及有頂戴官以上例，俱給雲騎尉。應襲人

<sup>90</sup> 見祁艷偉：《晚清旌表制度變遷初探》，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6月，頁20。

員年十八歲者，送部引見，發標學習。未及歲者給半俸，及歲補送引見。”<sup>91</sup> 殉難官員由督撫上報，奏請獎恤。除建立專祠、入祀昭忠祠之外，亦給予世襲職位，表明朝廷勵節勸忠之意。湯貽汾蔭襲“雲騎尉”一職，母親誥封“宜人”，即為父祖於鳳山殉難的恩賞。

湯貽汾《吟釵圖》詩卷題詠者，如上文所述，多有稱許湯氏一門的忠義節孝。而經由《吟釵圖》題詠和《斷釵吟》的和詩，更進一步的宣揚忠義節孝的價值觀。如仰振瀛所云：“幽吟重讀想節操，貞風可仰心嚮之。闡揚忠節本夙願，振筆敢盡區區私”（卷二，頁6上）、陳方瀾：“將軍門第傳忠孝，畫圖拜展知風教。崇宣令德報春暉，簪纓繼世能觀效”（卷二，頁33上）。二十年來《吟釵圖》和《斷釵吟》題詠唱和流播大江南北，也豎立了忠義節孝的道德豐碑。

## 八 結 語

楊氏《斷釵吟》藉斷釵表達孝思。除了追憶父親贈釵時的溫情，也寫出半生辛勞奔波，以誦經禮佛獲得內心平靜。釵雖斷，對雙親的追思仍綿綿不絕。湯貽汾的和作以人子的角度頌揚母親的節操，第一首寫母親自父親殉難後即焚棄筆墨，十八年後因觸動親恩而口占二絕。第二首寫母親勤儉持家，以釵挑燈，寒窗課讀的情景，除彰顯母親教養之功，也表達為人子女的感念。湯貽汾為母親楊太夫人所繪的《吟釵圖》，從嘉慶二十四年（1819）到道光二十年（1840）《斷釵吟》結集，此圖題詠者之眾，地域分布之廣，誠為道、咸之間的一大盛事。《吟釵圖》詩卷題詠，呈現出以下的幾點意義：

其一，楊太夫人的形象由原詩的“孝”，湯貽汾和詩的“節”與“慈”，透過後人的題詠及描摹，逐步豐厚其母兼父職、持家侍姑、教子有成的形象。在湯家父子於鳳山殉難後，其堅忍不拔的性格在逆境中更為突顯，對湯氏家族的維繫具有重大貢獻。構成《吟釵圖》畫面主軸的瓊花觀，成為承載了兩代思親的孝道傳承空間。隨著《吟釵圖》題詠的流播，使家族事蹟更廣為人知。《吟釵圖》的題

<sup>91</su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10，第12冊，頁3202—3203。

詠主題,從楊太夫人的才德節孝擴及於湯氏家族的忠烈以及湯貽汾個人事功孝思的頌揚。題詠者從忠孝節義等各種角度切入,對楊太夫人和湯氏家族的道德踐履表達高度肯定。

其二,透過《吟釵圖》的題詠,鞏固了忠義節孝的價值觀。不僅是楊太夫人的節孝,湯氏父子兩代英勇殉國的忠義事蹟,數十年來不斷地被傳播覆誦。而忠義節孝的價值觀亦深植於湯貽汾的心中,並以自己的生命具體實踐。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陷江寧,七十六歲的湯貽汾寫下絕命詩後投水自盡,女兒湯嘉名亦隨之。完成四世殉國,一門忠烈的事蹟。

其三,題詠《吟釵圖》的閩秀近七十人,遍及大江南北。題詠之作除詩詞之外,尚有補繪吟釵圖、為吟釵圖作記者。清代女性作者熱衷於楊太夫人《吟釵圖》之題詠,有的一和再和,有的詩詞兼寫。背後有以才顯德、才不悖德的文化心理因素,肯定女性才德並立的意義與價值。

(作者: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
- 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王力堅：《清代才媛沈善寶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
- 吳嵩梁：《香蘇山館今體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祁艷偉：《晚清旌表制度變遷初探》。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 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段振華：《〈清實錄〉列女旌表概觀》。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6年。
-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等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徐世昌著，傅卜棠編校：《晚晴簃詩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徐雁平：《清代世家與文學傳承》。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 章學誠撰，葉長青注：《文史通義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張澹編：《斷釵吟》四卷。清道光間刻本。
-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清道光十年刻本。
- 張綸英：《綠槐書屋詩稿》。同治七年戊辰（1868）重刊本。
-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陳韜編：《湯貞愍公年譜》。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1968年。
- 湯大奎：《炙硯瑣談》。乾隆五十七年（1792）武進趙氏亦有生齋刻本。
- 湯荀業：《與竹居棄稿》。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
- 湯瑤卿：《蓬室偶吟》。清光緒十七年（1891）宛鄰書屋刻本。
- 湯貽汾：《逍遙巾雜劇》。民國二十五年襄社借盧冀野先生藏本印刊。
- 湯貽汾：《琴隱園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湯貽汾：《琴隱園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湯貽汾：《畫筌析覽》。《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湯雨生等：《毗陵湯氏書畫集》。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
- 黃秩模編，付瓊校補：《國朝閨秀詩柳絮集校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惲珠、妙蓮保輯：《國朝閨秀正始續集》。清道光十六年(1836)紅香館刻本。
- 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 楊柏嶺：《龔自珍詞箋說》。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
- 趙翼撰，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 二、論文

- 何湘：《“閨閣載賢亦矜慧”——談清代群芳題詠〈斷釵圖〉之本事、內容與意義》，《作家雜誌》第20期，(2013年10月)，頁135—136。
- 何湘：《題圖文學中的“三稜鏡”——以〈斷釵圖〉及其題詠為例》，《貴陽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頁51—54。
- 林玫儀：《左白玉詩詞考校》，《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1卷第2期(2011年6月)，頁175—218。
- 卓清芬：《從〈信芳閣自題八圖〉題辭和〈信芳閣詩草〉看清代女詩人陳蘊蓮的自我定位》，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第60期(2016年12月)，頁43—78。
- 孫雨晨、羅時進：《〈四壬子圖〉與清代詩人圖像題詠現象》，《蘇州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頁146—152。
- 彭國忠：《多重張力下的母愛合奏——論嘉道時期大型徵詩題詩集〈斷釵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頁80—88。

# **Self-presentation and Shaping of Others: An Analysis of Poetry Inscription for Tang Yifen's Painting "Eulogy on a Hairpin"**

**Ching-fen Cho**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 **Abstract**

The poet and painter of the Qing Dynasty, Tang Yifen (1778 – 1853), created a painting entitled "Eulogy on a Hairpin" as commemoration and gratitude for his mother. He inscribed two hepta-syllabic quatrains, "Eulogies on a Broken Hairpin," created by his mother, Nee Yang (1752 – 1812), on the painting, and called for poetry inscriptions.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Daoguang and Xianfeng, it was popular to write accompanying poetry and inscribe poems on a painting. Afterwards, his works were collected in four fascicles under the title "Eulogies on a Broken Hairpin" for publication.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wo improvised "Eulogies on a Broken Hairpin" by Nee Yang and their accompanying poems by Tang Yifen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backgrounds of the call for poetry contributions to "Eulogies on a Broken Hairpin" and the birth of the painting "Eulogy on a Hairpin."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ommunities for inscribing poems on "Eulogies on a Broken Hairpin." The poets inscribing poems on "Eulogies on a Broken Hairpin" were mainly friends and associates of Tang Yifen. These poems feature a style of clan eulogies created by talented women from eminent families. The self-descriptions of Nee Yang in her "Eulogies on a Broken Hairpin" reveal the focuses of self-perspective and self-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Qing Dynasty. Moreover,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e may observe the viewing angle and

gender shaping by other poets inscribing poems on the painting “Eulogy on a Hairpin.”

The poetry inscriptions on the painting “Eulogy on a Hairpin” not only affirmed women’s “talent” and “virtue,” but also accentuated the value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which made a certain impact at the time.

**Keywords:** Tang Yifen, painting “Eulogy on a Hairpin,” “Eulogies on a Broken Hairpin,” women of the Qing Dynasty, shaping of others